

## 【all郊/发郊】玄栖台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1002023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1002023>.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|
| Rating:          | <a href="#">Explicit</a>  |
| Archive Warning: | <a href="#">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</a>   |
| Category:        | <a href="#">M/M</a>   |
| Fandom:          | <a href="#">封神三部曲  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</a>  |
| Relationship:    | <a href="#">all殷郊</a> , <a href="#">all郊</a> , <a href="#">彪郊</a> , <a href="#">顺郊</a> , <a href="#">发郊</a> , <a href="#">姬屋藏郊</a> , <a href="#">焕郊</a> , <a href="#">姬发/殷郊</a> , <a href="#">姜文焕/殷郊</a> , <a href="#">崇应彪/殷郊</a> , <a href="#">鄂顺/殷郊</a> |
| Character:       | <a href="#">殷郊</a> , <a href="#">姬发</a> , <a href="#">崇应彪</a> , <a href="#">鄂顺</a> , <a href="#">姜文焕 - Character</a>  |
| Additional Tags: | <a href="#">双性</a>  |
| Language:        | 中文-普通话 國語   |
| Stats:           | Published: 2023-10-21 Words: 33,453 Chapters: 1/1   |

## 【all郊/发郊】玄栖台

by [Shirley0421](#)

### Summary

《祭高禘》续篇，3.8w字一发完，希望故事停留在《祭高禘》结尾的朋友也可以看作是世界支线或独立文章。

双性郊，孕期，R18，适合不需要任何预警的成年人阅读。

### Notes

“帝乙崩，子寿立，诸侯悸栗，众情惶惶。冀州苏氏以王死有异，太子郊祀高禘有娠，寿得位不正，拒不朝商。寿告天下讨之，又纳四海奇珍，兴土木之役，筑檀棘为栋，砌金玉为饰，桂殿兰宫，三月即成，后储郊于室，谓之‘玄栖台’。”

——《殷野纪·玄祸》卷首

1.

姜文焕看着眼前这座玄栖台，总觉得隐隐透露出古怪。

整座华美的殿宇坐落于水中石洲，芙蕖香远、菡萏成列，仅有一道玉基木栏的梁桥与陆地相连。姜文焕便守在这桥上，护卫禁阙森严，不许旁人僭越。

此处宫阁白墙灰瓦，重檐庑殿，黑檀立作楹柱，梁枋与磴盘都以铸饕餮纹样的脂金包裹。檐下做三重装饰：以五色漆绘的棘木镂刻成翠雀花和月下香；以流光溢彩的鲍贝、蝶螺、砗磲嵌成翻覆于浪的蟠螭和翱翔九天的凤凰；以皎白无瑕的琼脂美玉雕琢成松间猛虎、林中宝象；它杂糅了四方风致，虽富丽堂皇，却与周遭宫苑格格不入，像是精魅凭空幻化的妖府，意在羁诱行客，耽食魂肉。

此景穷极人力，仅用三月便于御苑水榭旧址而成，屋顶鸱尾上，一对振翅欲飞的青铜玄鸟昭示着殿宇名称的由来——玄栖台——玄鸟栖身之所。宫室的主人是如今的殷商太子，他

腹中正孕育着古老王朝的冀望。

三月前，四方诸侯奉诏朝贺新王，冀州苏氏不从。商王寿欲以王命讨之，诸侯响应者寥寥，南伯侯鄂崇禹更是于大殿之上直言不讳道：“苏氏犯上作乱，罪不容诛，然其所言种种，未尝皆妄。先王有言，公子郊祀高禘所得子当王天下，如今大王以太子礼遇郊，应有远筹？”

龙德殿上，内服公卿噤若寒蝉，便是针芒落地亦能听见声响。

殷寿缓慢而淡漠地微笑起来，展现上位者的宽宥，问：“令侯以为如何？”

其余三位伯侯均不觉意外，似乎心中早有计较。

北伯侯崇侯虎先一步冷笑道：“宗子尚未临世，天下不可无主。”

东伯侯姜桓楚不动声色道：“吾妹为王后，吾甥为太子，关系利害，不敢妄议。”

西伯侯姬昌以大礼揖天地，只道：“西岐愿从天命，愿顺民心。”

这实在是个再稳妥不过的回答了，满朝公卿几乎都向西伯侯投去了感激的一眼，立刻齐声道：“臣等愿从天命，愿顺民心。”

“好，很好，”殷寿的笑容浮在脸上，未及眼中，“那便有劳王叔，敬问天命。”

次日，大司命比干于祭天台上灼龟甲，预凶吉。少顷，天大暄，黑云积晦，日有食之，比干惶恐道：“天弃大商！天弃大商！”

商王寿不悦，愿以千百人性祭献，平息天怒。

比干摇首顿足，急道：“虽万人以祭，远不能及也！唯有共主顺位，方可应天命，平天谴。”

祭台四下，诸侯公卿窥觑王颜，目光灼灼。

殷寿沉默良久，忽然道：“伯侯之子祀高禘者何在？”

内侍奔走以告，良久才从朝宿召来四位公子。四人在祭台前站定，拜见过商王，面上都藏着不明所以的神色。

四伯侯看见忽然被宣召的儿子，心下也是困惑，不由警觉。东伯侯坦言相问：“大王这是何意？”

殷寿不语，步下玉阶，于四公子身前踱步环视，鄂顺略感紧张，悄悄避了目光；姜文焕面上恭谨忠顺，虽未知而从容；崇应彪垂目而不低头，桀骜且凌厉；姬发静若深渊，看不出深浅波澜。

殷寿仿佛发现了什么极有趣的事物，天象的败兴已从他面上扫去，他道：“冀州苏氏拒不朝商，予一人以王命讨伐，令北伯侯之子崇应彪、西伯侯之子姬发为副将，随驾征战。”

崇应彪与姬发古怪而默契地看了对方一眼，领命称是。

南伯侯闻言皱眉，似乎有话要说，但殷寿即刻又道：“此外，愿举倾国之力修造宫室，着太子静养，若非王命，不得喧扰，以伺共主降生。再令东伯侯之子姜文焕为侍，护卫周全。”

姜文焕略感惊讶地迅速看了商王一眼，拜谢领命。

鄂顺见三人都领了王命，又听殷寿说不许旁人打扰太子，一时情急，横下心来小声问了一句：“大王，那我……臣可以去拜见太子么？”

殷寿眼中的兴致更浓，神采烈烈地应承：“当然！‘非王命不得喧扰’，现在，王命许你去见他。”他的手压上鄂顺的肩，力道深沉，貌似委任了千钧重负：“只许你一人。”

鄂顺喜出望外地拜倒，连声谢恩，因而并没有看见其余三位公子脸上莫测的神色。

殷寿走过伏地的四伯侯公子，返回高台之上，向脚下的臣民昭告：“十月后，若共主降生，予一人当应承天命，顺位还政！”

瞬时，云开翳散，天明复旦。

无人再有异议，诸侯公卿皆道：“大王圣明，天佑大商！”

## 2.

姜文焕始终记得殷郊迁居玄栖台的情形。

那日，他领了王家侍卫的令函，卯正便在台前相候，等待太子鹤驭驾临。

他从清晨等到日落，直等到疑心自己记错了时日，御苑石路的尽头才终于有人影依稀。

这是姜文焕自即位大典之后第一次见到殷郊。殷郊穿着太子常服，大带比往日束得略松，不饰环佩。他的身子丰腴起来，面庞却轻减了些许，眉峰的郁蔼沉沉压在眸上，瞳色幽深，更显得态浓意远、可望而不可及。

殷郊面无表情地走在人丛前列，身侧随着四名持炬的宫人，身后空着十四抬的肩舆。浩浩

汤汤的队伍亦步亦趋地跟随，每踏出一步，便齐声奏道“请太子乘辇”，往来反复，乐此不疲。

这场面透露出一种肃穆的滑稽，也不知殷郊忍耐了多久，在靠近玄栖台的时候，这耐心终于熬到了尽头。

他蓦地转身，衣裾扬起剑气般的弧影，目光如炬，厉声道：“退下！”

持炬和抬辇的宫人退开一步之距，乌泱泱跪了一地，刻板道：“太子息怒，太子赎罪。”

殷郊攥紧了拳头，神情居然透露出悲愤来，明明所有人都在跪拜他，他却好似孤立无助，只能喃喃道：“退下，我自己会走……”

宫人不再应答，沉默而恭敬的继续长跪。

姜文焕再也无法旁观，他越过一个王家侍卫应守的界限，在殷郊身后跪下，称呼他：“殿下。”

他低着头，视野里只缓缓出现了殷郊的履尖和衣缘——殷郊走到了他的面前。

“姜文焕，”殷郊的声音听起来渺茫而际远，“你在这里。”

“是，”姜文焕向他拱手揖拜，宣誓到，“臣奉王命护卫殿下周全，定不辱使命。”

他想告诉殷郊，也告诉暗处那些默默窥探的眼睛，殷郊并非是孤身一人、举目无亲，既然他在这里，便是东鲁姜氏也在这里。

殷郊沉默了片刻，忽而低声笑了，只说：“好。”他转身欲走，宫人们便随之动作，又道：“请太子乘辇。”

这一次，殷郊没有拒绝，而是终于乘上那架几乎已毫无意义的肩舆，被宫人簇拥着，抬入了那处专为他修造的华美宫室。

殷寿不许旁人喧扰太子，便是连侍奉的宫人也不许。偌大的玄栖台上只留殷郊一人，一应吃穿用度都由专人备齐，经姜文焕查验后亲自呈送。

此外，每日未时会有医官来为殷郊请脉，脉象需昭告四方，录于案册。姜文焕小心提防每一个外来者，因此日日作陪。

这时的殷郊总是斜倚在榻上，衣袍往身侧下落，贴紧了肌肤，便显露出腹部柔和的弧度来。

姜文焕用眼角余光悄悄窥视。孕期不过三月余，那处还不甚显怀，只像是狸奴逞娇时肚上露出的软肉，粉糯一团，圆润可爱。

那儿正育着一个孩儿——有可能是我的孩儿——姜文焕禁不住想到，随即又为这想法感到惶恐罪恶。

有一次他看得入神，被殷郊觉察了目光。平日总是神色淡淡的太子殿下露出窘迫的红晕，当即拢起衣裳，遣退了医官。

于是第二日再来，姜文焕还是偷看，只是仔细着不让殷郊发现。

玄栖台的访客并不多，人人都知道此处乃宫中禁地，受王命看顾，避讳犯忌。

父亲曾来过一次，但只远远地停在御苑的石阶上，连梁桥都不曾靠近，仿佛只为了看一看姜文焕的侍卫之职履行如何。他遥望着玄栖台檐下浮华奢靡的三重梁饰，眉目深锁，对姜文焕道：“如此轻浮之物，恐有不祥。”

姜文焕知道他指的是那些本不该出现在宫室殿阁的翠雀花和月下香：翠雀形似飞燕，与殷商尊崇的玄鸟同源；月下香只在夜间香气浓郁，常被视作欲惑之花；此二者结合，难免引人生出冒犯僭越的遐思来，委实不敬。

姑母也来过几次，但也只行到桥头，观望不前。

姜文焕曾设法支开旁人，邀请姑母入内相叙，她却道：“何必累你违抗王命，徒生事端？我只愿知晓他平安，不需他知道我来过。”

殷寿虽远离朝歌，但他的耳朵还听着宫中的喁喁私语；眼睛还看着台前的人情百态；只要他动一动唇舌，王权的利剑便可随时斩落。

有一次，殷郊凭栏远眺瞧见了姜王后，匆匆赶来却被她避走，也在梁桥停下了，怔怔追问姜文焕：“母后不愿见我吗？”

姜文焕不忍看见他脸上的失落，却也不知该如何宽慰，只好说：“王后是怕惊扰殿下休息。”

翌日，借着呈送果食的契机，姜文焕为殷郊带来一张瑶琴，梧桐木所制，琴首是蟠螭的颅项，琴腹刻着海水江崖，琴尾饰着一段青碧色的丝穗。

“是王后所赠，”姜文焕面不改色地诳言，笑容温和，“为殿下释闷。”

殷郊的眼睛亮了亮，欢喜地接过，立刻抱琴在膝，细细抚弄起来。  
姜文焕看见他往北方的天际望了一眼，不知在思量些什么，泠泠琴音已从指尖流泻，却是一曲《南风歌》。  
于是，姜文焕将告退的脚步放得慢一点，再慢一点，终于偷闻了半阙琴曲。  
若是日子就这么过下去，也很好，姜文焕居然这样想到。  
玄栖台恰似一座隔绝人世的海上仙山，如今仙人在侧，便正是山中不知岁月长。  
那时，只有一个人锲而不舍地搅扰姜文焕的神仙幻梦。那人身负王命，总在申时初出现，直到戌时末才踩着寝寐和宫禁的规束离开。  
那便是鄂顺。  
时日多了，姜文焕终于忍不住拦了他一回。  
看着那张心无芥蒂的笑脸，姜文焕佩服自己居然还记得摆出大公无私的面孔来，他清了清嗓子道：“便是大王许你拜见殿下，毕竟礼数有道，总不应时时相扰。”  
鄂顺显出惊讶的神情，一时无措起来，半晌才难为情道：“可我……我时常思念殿下，不愿有一日不能见他……”  
姜文焕霎时无言，只觉得面前的鄂顺变得愈发碍眼。  
他憎恶活得如此坦率无束的人。  
不，他嫉羨活得如此坦率无束的人。  
鄂顺还是每日都来，伴着赤日抵达，乘着银月离开。戌时末成了姜文焕一天中最煎熬的时刻，他注视着梁桥的尽头，直等到鄂顺的身影出现，心中紧绷的弦才能放松。  
他恐惧鄂顺的自如，恐惧鄂顺的坦率，这样的人若有什么心爱之物，迟早是要不计后果、伸手取得的。  
果然，姜文焕所恐惧的那一日终究还是到来，月已上中天，鄂顺没有从玄栖台出来。

### 3.

鄂顺觉得自己交了天底下最大的好运。  
他自知才学武艺在四位伯侯公子中不算出挑，因而大王才会令崇应彪和姬发随军，令姜文焕作护卫，唯独不令他担当任何职责。  
但这些官禄于他不过身外之物，无甚羡艳。他虽未得大王赏识，却已获赐了这世间独一无二的恩典，便是拜相封侯也不愿交换。  
如今，这“恩典”正坐在他眼前，与他仅隔一张纹枰之距，眉尖蹙起微澜，露出思索的神色，瓌姿艳逸，质傲清辉。  
看着他的脸，鄂顺想起第一次来玄栖台拜见时的情形。  
彼时殷郊不甚理会他，但也未曾冷面相向，只是由他一个人絮絮叨叨，天南地北地找话说。鄂顺一直以为殷郊是生性疏淡，不知道那是因为玄栖台伶仃寂寞，殷郊贪慕他带来的一丝人气。  
鄂顺不善言辞，若是与熟识之人相处，倒还能侃侃而谈；若遇上生疏冷僻，难免就要磕磕绊绊、辞不达意；因此再生动的奇闻轶事到了他嘴里也难成趣。他心知没有靠口才令太子殿下展颜的本事，于是挖空心思搜罗了许多吃食和物件，充作礼物，只求引得殷郊偶尔一顾。  
他也存了私心，在许多礼物中，他偷偷放进过一只鼗鼓，握柄和鼓身漆作朱红，转在指间，旁耳便会击打鼓面，发出咚咚的声响；一只陶象，身上绘着鲜丽的图案，底座包着木架、安着小轮，用细绳牵了，可以在地面拖行；一只陀罗，楠木所制，饰着藤蔓纹样，轴心嵌有磁石，一次击发至少可旋动半刻。  
殷郊有次随手拈了那只鼗鼓把玩，无意道：“都是孩提玩物。”  
“给我们的孩儿。”鄂顺不假思索地答了，说完才自觉失言，小心翼翼地查看起殷郊的脸色。  
殷郊古怪地看着他，有那么一瞬他很想驳鄂顺一句，“你怎知是‘我们’的孩儿”？但只是想想就已作罢。他知道鄂顺并无恶意，何况出言伤人，更是自揭伤疤。  
他总是很难提起对鄂顺的恨恶来，很多时候他看着鄂顺，甚至觉得腹中的孩儿早就落了地，此刻正趴在他的筵席前，喧嚷着要他疼爱。  
有时候他又能从鄂顺的眼睛里，窥见片刻支离于往昔的自己。  
话至眼前，殷郊在沉思过后终于叹了口气，投子认输，道：“你赢了，今日就到这里吧。”

十岁后，殷郊接触骑射武功的机会远多于琴棋书画，琴艺是因为母亲喜欢，他有心不废，棋艺却是早已生疏了。鄂顺则恰恰相反，他幼时教养于长姐鄂氏身侧，鄂氏期望他能成为谦谦君子，不要学做赳赳武夫，而这位先太子妃未出阁前，曾是烂柯妙手、弈棋名家。“此局殿下只输我几目，想来是又精进了。”鄂顺边眼笑眉舒地去收纹枰上的棋子，边道。这话倒不是恭维，殷郊素日无事可做，常常与他博弈，久习其艺，自然精进。他收好了棋子，又问：“殿下还想做什么？我陪着殿下。”

他们在廊下对弈，殷郊往栏上依凭，望向包围玄栖台的湖水，随口答：“我想饮酒。”商人好酒，且他但求一醉。

鄂顺为难地看着殷郊的肚腹，劝道：“只怕……只怕是不可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”殷郊也看了一眼自己的肚腹，露出气恼的神情，自暴自弃道，“随口一提罢了。”玄栖台没有宫人侍奉，他又不需见鄂顺以外的来客，因而很少束发。此时那一瀑青丝自由流散，一些拢在他的颈侧；一些越出阑槛，荡进风里，漾在水上；鄂顺觉得，让这样一个人失望，实在是他的罪过。

过几日，鄂顺又带了礼物来见殷郊，是一件包袱、一副食匣。

“你……你莫生气，”在打开包袱之前他就紧张起来，提前向殷郊告饶，“只是阿姐的一点心意，没有……没有旁的意思。”

包袱展开，是一件赤色的童衣，前襟用金线绣着幼象嬉戏、沐浴、进食的模样，憨态可掬，惟妙惟肖。

“是殷公夫人做的？”殷郊觉得喉咙有些干涩。先太子启被商王寿追谥为殷公，寡居的太子妃鄂氏便成了如今的殷公夫人。

他伸手触了触那片鲜艳的赤色，只觉得那衣料像烈火一样灼痛了他的指尖——他心中藏着殷启之死的秘密，对于鄂氏，始终是问心有愧的。

鄂顺见他没有恼怒的意思，也逐渐胆大，试探着把殷郊的手和长姐做的童衣一起握进掌心，笑道：“是！阿姐很喜欢我们的孩儿。”

他又这样称呼殷郊腹中的孩子了，殷郊没心思反驳，半晌才从自己的思绪中回神，想起要抽走那只被握紧的手。

但此时，鄂顺不知是识相、还是机敏地自己松了手，又去开那副食匣，讨好道：“我担心惹殿下不快，先备了赔礼。殿下那日不是说想饮酒？此物虽算不得清酤，但总胜于无。”他从食匣中取出一只陶盅，继续道：“是用几种葷菌熬制而成的凉汤，饮后恰似杯中物，已请医官验了，不会伤身。”

殷郊借机放下那件引人不安的童衣，接过鄂顺手中的陶盅，靠近鼻端闻了，只觉得芳香甘淳，与酒气却毫不相干。他顿时有些疑惑，但还是愿意尝尝。

鄂顺忽然伸手过来挡住了盅沿，忧心道：“还是我先替殿下试试。”他把陶盅接回手上，小酌一口，展颜道：“嗯！很是鲜美……”

“美”字话音未落，他的脸上浮出一个些许痴憨的笑容，身子缓缓绵软，眼看便要倒地。

殷郊怕葷汤随他一道撒了，迅速夺下他手中的陶盅，待要拉他时，鄂顺已跌跌撞撞的自己靠着阑槛坐下，盯着虚空某处痴痴笑着，不知瞧见了什么，喃喃道：“殿下，殿下……”

看见鄂顺这副模样，殷郊对手中的陶盅有了兴趣。他迈过鄂顺打缠的双腿，倚向栏杆，目光眺向远方的天际，一口一口将剩余的葷汤尽数饮下。

鄂顺醒来的时候，玉兔已经代替金乌执掌重霄，他先是想到今日误了时辰，恐怕要惹殿下生气；而后才想起来那盅葷汤和殿下本尊。

他一下惊慌，彻底醒了，起身去寻殷郊，然后便在转身的刹那遇见了人间至景。

殷郊就卧在他身侧的阑槛上，侧脸枕着小臂，一手垂在膝下，鬓发曳至腰际，盛美如云。那身皎白的华裳松松掩住身形，露出锁骨间的一湾艳色，桡腕间的一段风华。蟾光织成羽纱，披覆于周身，映得他眉眼仙矇，超然尘外。

鄂顺完全不敢言语，唯恐惊扰天人，矗立了半晌，才感到夜风习习，不能任由殷郊宿在院中。

他在心里给自己鼓足了勇气，才伸手去揽殷郊的肩。殷郊毫无防备，便教他纳入怀中，往寝殿去了。

这是鄂顺第一次踏足玄栖台的寝殿，殿中坠着幕幕纱幔，重重珠帘，不可远视。方一进到深处，他就被入目的猛虎吓了一跳。

那是一幅彩绘的壁画，虎口微张，前爪探行，做出腾身欲扑的姿态，栩栩如生。这房间的

四壁上还绘着其他形态的猛虎，或坐或卧，都生动传神。画下的墙底漆满金箔，被灯火点映得华彩流转，正是一间黄金屋。

鄂顺不敢细看那些猛虎，很快收了目光，只好奇殷郊要如何在猛虎环伺中安寝？他把殷郊轻放在榻上，手指眷恋地停在殷郊颈侧，流连不去。

一路辗转，殷郊的衣袍散得更开，现在已可从衣领处窥视胸前的峰峦幽壑，迤逦风光。

鄂顺的喉结滚动，忽然感觉口干舌燥起来，四个月——他已整整四个月没有尝到那般绝妙。他爱煞了殷郊此处，知晓它的香软可爱，此时只像是渴奶的稚子，牙床泛起蠢动的痒麻，只能嘶嘶摩擦，聊以疏慰。

“殿下……”鄂顺轻声唤了唤殷郊，一如所料没有得到回应。

殷郊气息绵长，睡意深沉，被鄂顺移动至宫室都没有苏醒，又怎么会因为一声呼唤醒来。许是葷汤的效力还在，鄂顺渐渐有了酒气壮胆的感觉，再次呼唤无果后，他颤颤伸出食指，在殷郊的胸乳上戳下一个浅窝。

他迅速收了手，于是那雪峰又恢复成峻峭的模样，弹软的触感缠在指尖，催促他采撷更多的风致。

四壁上的虎正凶狠地注视他的渎行，恐惧和渴望掺在鄂顺的心头，熬成狂烈的兴奋。

鄂顺的指滑到一处玉珠上，旋过外圈的乳晕，引得它簌簌耸立，在外裳顶出清晰的形状。他终于忍不住俯身过去，把那处果实与衣裳一并衔进口中，舌面碾过凸起，吸吮舔舐起来。

殷郊低吟一声，气息又渐缓下去，睡得沉了。鄂顺于是放肆地吃起来，待他意犹未尽地抬头，唾液已透湿了轻薄的绸锦，现出乳首嫣红的色泽，勾得他欲罢不能。

他轻轻提起殷郊的前襟。孕期渐长，殷郊穿衣不饰大带，此刻只消勾起衣领，便能将无限风光尽览无余。他看见殷郊腹间的沟壑已屹成绵延丘壑，孕育使这副躯体温柔包容，仿佛能宽恕一切莽撞过失。

鄂顺抚摸起殷郊的肚腹，柔情与欲念一齐涌上心头——这人正怀着我的孩儿，卧在我的身下，合该与我嘉禾连理，做我的妻子！

鄂顺掀了殷郊的下裳，爬进他的腿间。花穴在暗处安歇拢合，一副不设防备的宽柔，它是孩儿降生的兰涂，又是成人的寓所温乡，可以承纳欲念、涤荡心魂。

鄂顺环住殷郊的腿根，去舔那处穴口，津液濡湿花蒂，舌尖卷过前端的红果，诱它泛起春潮，瑟瑟翕动。沉眠中的殷郊终于有了反应，脊背沿着身下的被衾摩擦，向上挺起难耐的弧度。他下意识要合拢膝盖，腿侧的腓肉夹住鄂顺的脸颊，反而使入侵者备受鼓舞，愈发努力开拓起来。

高禖祭后，鄂顺担心自己表现不佳，日后难得殿下青睐，于是虚心钻研了一番房中学问，此刻方有机会实践。

他舔了一会殷郊的穴，觉得已足够湿润，就一指穿插进去，拨开柔顺的蒂瓣，探向蕊心的深处。唇齿得空，他便沿着殷郊的前襟钻上来，小心避让了腹部，趴回胸前去含殷郊的乳。这对丰乳比四月前更酥软饱满，鄂顺十分笃定，待到孩儿降生，这里就会有奶水泌出，到时他这个做父亲的一定要先来尝尝，反正他自己的孩儿总不敢与他争抢。

殷郊只觉得自己做了个冗长陆离的梦。那盅葷汤入腹，人间顷刻扭曲成荒诞的情状，他时而看见落花，时而看见烈火，时而看见无垠的四方。然而落花不使他哀伤，烈火不使他恐惧，四方不使他孤寂，他在怪象中愉悦欢畅，尘世不过欢喜道场。

恰如现在，他居然觉得胸乳饱胀，下身湿腻，满心渴求淫乐的欲念。

在不知廉耻的极乐中，他睁开了眼。

他看见自己身上覆着一人，双手捧住他的胸乳，正啧啧吮吸，这人的欲物溺在他的穴口，龟头被肉蒂包裹，只待最后的侵入。

居然是鄂顺。

殷郊的神思迟缓，既不感觉愤怒，也不感觉惊慌，而是好奇地呓语一句：“你做什么？”

鄂顺这才发觉他醒了，先是欣喜，继而腴腆惶惑，他不舍地吐出殷郊的乳珠，涎水勾起细细银丝，才去环殷郊的颈，向他告饶：“殿下……殿下不要生气，我只是太思念殿下了……”七情在殷郊的脑海中徐徐复苏，最先清明的居然不是廉耻，而是舐犊的天性，他推搡起鄂顺的肩，伸手保护柔软的腰腹。

鄂顺看出他的意图，亲昵地用滚烫的面颊去贴附殷郊的侧脸，下身在穴口团弄，蠢蠢欲动，哄他道：“如今已足四月，不会伤及孩儿，我想要殿下，殿下给我吧……”



“不！”殷郊终于意识到鄂顺在对他做什么，身为祭品的记忆在脑海中重现，他感觉困惑荒唐，他们已经离开了那座以肉欲祭献神明的祠堂，为什么鄂顺还要对他做这样的事？

“为何？”鄂顺无措地追问，“为何？”

殷郊痛苦地闭了闭双眼，也问：“你又是为何？”

“我、我……”鄂顺涨红了双颊，忐忑半晌才道，“我思慕殿下，想得殿下做我的……我的……”他想起殷郊是千乘之尊的太子，不知道该不该提“妻室”二字。

殷郊的眼神垂悯疲惫，道：“你知我不是女子。”他居然还想同鄂顺讲道理：“我知晓，在我之前你未尝试过云雨，因而以为此处就是巫山。但只需跳出此间，你总能遇见旁人，教你世间情爱，与你执手偕老。高禘祭已成，那晚的事，你我都忘了吧……”

他的耐心与善意换来了鄂顺的一行泪，鄂顺俯下身，满眼的委屈不甘，仿佛在控诉这世间头号一号的负心人，低吼道：“可我没有旁人！”他抽噎了一下，泪流得更凶，狠心挺进花穴，好像这样就能令殷郊与他心意相通，再也说不出绝情的话：“我只有殿下……殿下不能因为一个不存在的‘旁人’就判我的罪责，要我忘了！”

其实是不痛的，在殷郊苏醒之前，鄂顺的扩张做得细致周到，此时的侵犯倒像是媾和一般顺遂自如。但殷郊觉得冷，是那种四骸空空、剜心掏肺的冷，他此刻才知道，原来被那场祭仪毁坏的，不止他而已。

鄂顺去含他的胸乳，他只说：“女子的酥胸更香软绵柔。”鄂顺去顶他的丹穴，他只说：“女子的私处更温润包容。”鄂顺怨愤地盯着他，苦涩道：“殿下饶我，不要再逼我恨殿下了……”鄂顺进得很急，但也还记得殷郊的腹部不能受力，他看着圆挺的孕肚，更觉得愤懑：“殿下不能不要我，我们……我们已有孩儿了！”

“连我自己都不知道，”殷郊终于说出了伤人的话，他用双刃的利剑刺痛鄂顺，自己也舍去了心口的一片血肉，“你怎知它是我和你的孩儿？”

“我就是知道，”鄂顺摇了摇头，好像在笑殷郊的执拗，语气放缓下来，“何况连父亲也说，你腹中是鄂氏的孩儿，父亲从不戏言。”

殷郊的脸色起了变化，身体的寒意漫上心头，他问：“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”

鄂顺笑了，轻吻他的小腹，不假思索道：“父亲知道我的心意，也很喜爱我们的孩儿！”

不，殷郊想到，但也没错。无论这孩子的父亲是谁，名义上它都是先太子殷启的孩子，先太子妃鄂氏的孩子。南伯侯喜爱鄂氏的孩子理所当然，他期望的不过是这孩子去继王位，承天下。

到那时，这孩子既成了鄂氏的孩儿，还能不能做殷郊的孩儿？

殷郊看着鄂顺的眼睛，决定不把这些事告诉他。成长是一道抛弃故我的试炼，殷郊已成了自己的陌路，不愿再做鄂顺的惊梦人。

至少这世上还能有一个人全心全意地信任父亲，觉得得了他的爱顾，为此展颜欢喜。

鄂顺顾忌胎儿，不好施力，每次只进到七分深浅就被迫退出，因此总不得餍足。他渐渐急出汗来，把殷郊从榻上抱起，贴在他耳边央求：“殿下帮我，帮帮我吧。”

殷郊被他摆弄得跪坐榻上，衣袍挂在肘间，敞露胸怀与双腿，比赤身裸体更显淫媚无状。

鄂顺绕到殷郊身后，把他圈进怀中，双手穿过他的腰侧，揉捏香软的胸乳，留下指节压覆的道道红痕。他的欲望插进殷郊的腿间，茎身在穴口游弋，沾染了一片湿滑。

蕈汤的余效还在，殷郊周身无力，逐渐向下滑坐，鄂顺便借着这姿势钻回殷郊的穴里，深入他慕恋的眷乡。他咬在殷郊的颈侧，唇齿厮磨，囁囁重复：“我思慕殿下，殿下知晓吗？”

殷郊不回答，短促的呻吟滚在喉间，眼神空茫地掠过宫室，余光忽然瞥见床侧的一面铜镜。昏黄的镜面上，他看见自己敞开双腿，被男人侵犯得神思迷惘的模样。

一阵厌恨涌上心头，殷郊振袖挥去，仿佛想赏给镜中的自己一记耳光，但衣袍所及之处，他只击落了床头案几上的金猊。飞扬的炉身落在嵌以珠玉的宫毯上，洒出蛇行的灰迹，顶盖遥遥滚落，撞击门扉方才停歇，在空寂的宫室里回荡出慑人的响声。

然后，殷郊看见一道人影出现在那里——王家侍卫盔甲的轮廓映在门扉的绢帛上，沉默压抑，仿佛蛰伏已久，就为等这一声异响的机遇——是姜文焕。

“殿下，是否要臣相助？”那身影摆出一个揖拜的姿势，向门内的殷郊询问。

鄂顺警觉地拥紧了殷郊，欲望埋进穴心深处，固执地停驻，倏忽成了一头护食的兽，准备为了生存而厮斗。

相助什么呢？殷郊昏沉地想，姜文焕真正能够相助他的时机早已过去，他拿一朵母亲相赠

的梓花锁住殷郊的性命，此后再提想帮助殷郊，未免成为笑话。

鄂顺凶狠面对来人，却小心翼翼地看着殷郊，他可以与旁人相争到底，却没有面对殷郊厌弃的勇气。

殷郊也看了鄂顺一眼，神情寂寂无谓。

说到底，全是殷氏的错：殷启不该辜负鄂氏韶华，还有悖人伦，种下祸根；殷寿不该许诺鄂顺特权，让他与殷郊朝夕相处，心生冀望；殷郊不该对鄂顺毫无防备，饮汤成幻，与他可乘之机。

万般前因结成毒果，殷郊无谓将其咽下。

殷郊应答：“不必了，退下吧。”

惊喜充溢在鄂顺的眼底，他以掌心爱抚起殷郊圆柔的腹，试图安慰将被惊扰的胎儿，随后便大力挞伐，直禽到殷郊向前倾倒，不得不用双手支撑身体，换成趴伏的姿态。

肉体交合的水声夹杂着殷郊的喘息和鄂顺的闷笑，充盈宫室。没有人发现，门前那道身影在得到命令之后依旧伫立在原地，静默了很久很久。

痴缠间，鄂顺也发现了那面镜子，看见镜中映出的他与殷郊的身影，不由心满意足地笑了。他揽殷郊起身，哄他行到铜镜前，贴紧殷郊的侧脸，摆出一副耳鬓厮磨的情状，问：“殿下看见了吗？”

殷郊抬眼去看镜中的自己，只觉得那张脸陌生而遥远，仿佛隔着山海与前世，匿在不可及的来日。他伸手蒙住镜中人的双眼，答道：“我看不见。”

“大王虽不看重我，但只许我来见殿下，应当……应当还是属意我的吧？”鄂顺继续道，“若能得大王认可，是不是就能求得殿下……”

殷郊忽然仰身，一臂绕至身后去抓鄂顺的手：“你不要去求他的认可！”

鄂顺不解，但立刻随了他的意，回答：“都听殿下的。”

在激潮到来的瞬间，殷郊扬起脸庞，久久望向虚空。鄂顺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却什么也没有发现。

“殿下在看什么？”鄂顺好奇地询问。

“你帮我看看，”殷郊回答，“何处是北方？”

4.

这是梦，要不就是他疯了。

姜文焕冷静地想到。

那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夜晚，他安排好了夜巡的人手，确保此夜子时到第二日卯正，他的擅离职守不会被人发现。

他心知就算有此筹谋，大王恐怕还是会知晓，但隐约又预感不会因此遭受责罚，或是也并不在意遭受责罚。

做完这些，他穿戴着王家侍卫的盔冕甲冑，走向了他护卫的宫室。

玄栖台的每一处廊腰缦回他都了若指掌，没有片刻停顿，他寻向了这殿宇的心脏——殷郊的寝殿。

寝殿的门扉不曾落锁，轻推便开了。姜文焕走进去，靴履踩在价值千金的羔绒宫毯上，几乎没有发出声响。

殿内的灯火都已熄灭，只有朦胧的月辉施赠一丝光亮。掠过纱幔，卷过珠帘，壁上的虎隐在黑暗里，只得几双炯炯可怖的兽瞳在窥视来人，思索对策。

姜文焕走到了榻案之前。那榻上悬着丝罗烟帐，蝉翼般轻透的织物间，绰绰可见两道身影。

姜文焕紧了紧臼齿，感觉咬下了口壁上的一片细肉，隐隐尝到了血气。

他掀开罗帐，探身进去。

殷郊静卧在床榻内侧，腰腹盖着薄衾，寝衣虚合在身上，青丝铺满枕席，流银泄玉，风月无边。鄂顺侧卧在外，面朝向殷郊，拥了他的一腕入怀，睡颜沉静，必有甜梦。

今夜尚未有欲事，只有安眠。

姜文焕略略松了一口气，但看见鄂顺握着殷郊手腕安睡的模样，又冷下脸，想起自己此行的目的来。

他轻巧地翻身上榻，丝毫没有惊动鄂顺，但殷郊警觉有人靠近，立刻睁了眼。

姜文焕飞速捂住殷郊的口唇，将他按回榻上，比了个噤声的手势。殷郊眼中显出疑惑，但



也松懈下来，静待姜文焕的解释。

姜文焕觉得有些可笑，殷郊总是这样，愿以最大的善意思度他人，却不知人性本恶。他一手继续捂住殷郊的嘴，一手却掀起薄衾，摸上殷郊的腿。

“唔……”殷郊睁大眼睛，在他的掌心发出抗议，似乎有很多话要说。

“嘘——”姜文焕轻声安抚，手掌沿着殷郊的腿弓摸进胯间，道，“殿下也不愿吵醒他吧？”他用眼神示意了在一旁沉眠的鄂顺，满意又不悦地看见殷郊果然安静下来，只用一双澄澈的眼眸继续质问他的罪行。

姜文焕知道已经没必要制住殷郊，遂松了捂住殷郊口唇的手，去掰他的膝盖。

“姜文焕？”殷郊压低声音，满眼不解，甚至疑心是不是认错了人，“你在做什么？”

“是我，”姜文焕淡淡道，将指插进阴穴，“还不明显吗？我在强暴殿下。”

殷郊被他的直白噎住，仿佛听了世间最无稽的笑话，但体内的异物不容忽视地提醒他，姜文焕是认真的。

“你！”殷郊气得发颤，抬脚踹向姜文焕的胸膛。姜文焕居然也不避让，由那一脚落在胸口的护心镜上，发出铜铁铮然的声响。

鄂顺的清梦被这声音惊扰，蹙眉在榻上动了动，松开殷郊的腕，转身侧向了远离噪声的方向。

殷郊僵住身形，注视着鄂顺的动作，直到见他再次静卧不动，胸中压着的一口气才倾吐而出。

姜文焕摸了摸殷郊的足背，冷笑着看了鄂顺一眼，眼底闪过凶意，问：“殿下就这么在意他？”

殷郊懒于辩解，也冷眼看向姜文焕，道：“你疯了。”

“是啊，”姜文焕坦然承认，又往穴中塞入一指，攢动手掌使那两指在花心震颤搅弄，拓出涓涓细流，“应该再早疯一些的，早疯了，就不会被殿下折磨了。”

到底谁在折磨谁？殷郊的膝盖被完全打开，勾在姜文焕的臂弯上，女穴被双指玩弄得汁水潺潺，沥湿床榻。孕中的身子沉重，本就难做姜文焕的对手，他又恐怕惊醒鄂顺，让鄂顺看见自己这副模样——若真被看见，殷郊情愿即刻死了——因此只能被姜文焕所制，顺从他的愿望。

殷郊自己捂住口唇，闭目向后仰去。姜文焕如同熟记玄栖台的廊道一般熟记殷郊的阴穴构造，那两指在紧翕的媚肉之间摸索，很快便找准了那片丝棉状的敏感褶皱，指腹搓揉按压，弄得殷郊蜷起脚趾，周身瑟瑟发抖。

“看我，”姜文焕倾身过去，捏住殷郊的下巴，甲冑带着夜色和自身的寒意，贴紧殷郊的臀股，“我要你看着我，告诉我，我是谁？”

殷郊闭目不从，掌心封紧了双唇，唯恐泄露半分呻吟。姜文焕抽出穴中的指，双手箍住殷郊的腕，掰开他自欺欺人的尊严庇所，压于枕侧。

“不愿意？”姜文焕的眼寂如死瞳，溃散了人道与理智，他看一眼悬在腰际的长剑，又看一眼那剑柄所指的鄂顺，恨意难消，“谁都可以杀你，只除了我吗？”

殷郊如他所愿的睁了眼，定定望向他，好似看见了一个陌生人。

姜文焕在殷郊的目光中微笑，缓慢而沉重地杀进他的穴里。他要殷郊感受自己一寸寸填满他，侵占他，拥有他的过程。

没了手掌的封堵，殷郊齿间溢出娓娓低吟，他只能咬向自己的唇。姜文焕觉察他的意图，凑过去给了他一个吻。

这个吻柔而冷，姜文焕的舌顶开殷郊的唇瓣，立刻被锋利的利齿所伤，血水的腥甜充溢口腔，宛如生铁。他不管不顾地继续吻着殷郊，将性命交付于这一吻，他或许将葬在殷郊身上；或许将赌赢一瞬慈悲，搏得一场凯旋。

殷郊尝到血的味道便不动了，滞重的哀伤沉进他的眼底，他默默松开牙关，卸去了防御，放任姜文焕的舌进入口腔，欲物在丹穴无碍地进出。

姜文焕已赢得巡视领地、品尝胜利的权力，然而心房的钝痛继续折磨着他。月光将他的面容映得青白，蒙着死气，他仿佛早做了败军之将，魂寄荒冢，埋骨他乡。

他不愿看见殷郊的哀伤，却也仅能在殷郊的脸上书写欲望。

他推着殷郊的肩，让殷郊斜卧向鄂顺安寝的方位，猛力冲撞。殷郊被他顶得向上耸动，额头几乎要碰到鄂顺的后背，他的十指无力地在榻上抓握，试图止住这令人惊惧的态势。

姜文焕看见殷郊重又变得鲜活的模样，淡笑着去吻他的侧脸，却听见殷郊在他耳畔轻声

道：“不要在这里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姜文焕装作没有听清，欲物堪堪退出穴口，又一气尽数没入。殷郊控制不及，向上仰去，纤毫之距便要撞击鄂顺的后背，惊醒他的沉梦。

殷郊仓皇昂首，一只手勾住姜文焕的脖颈，借力抬起上身，一片青丝跟随他的逃亡惶惶摇曳，落在了鄂顺肩上。

鄂顺觉察到痒意，迷蒙中伸手来够，殷郊迅速出手，赶在他之前将发尾抢了回来。

姜文焕见了殷郊惊魂不定、眼睛瞪得浑圆的模样，不由心生宠爱，他把殷郊抱过来，一面轻拍殷郊的后背，一面去吻他的嘴角。

殷郊将另一只手也环上姜文焕的后颈，紧锁住，又说：“姜文焕，不要在这里。”

听到自己的名字从殷郊口中吐露，姜文焕弯了弯嘴角，他啄吻过殷郊的脸颊与颈侧，语气温柔，态度坚决：“不行。”

殷郊恼怒地去锤他的肩甲，落拳的时候还记得卸了力道，不要发出声音，忿忿道：“别在这里，旁的随你！”

“不行，”姜文焕还是拒绝，他扶着殷郊的腰，又往深处顶了顶殷郊的穴，让殷郊感受自己烧骨灼髓的滔天欲火，“停不得。殿下也是男子，怎么还强人所难？”

你既知我是男子，现在却是在做什么？殷郊默默诽到。他只觉得女穴被阳物撑得酸胀，细嫩的腿肉压在坚硬崎岖的甲冑上，渐感痒麻。

他又锤了姜文焕的肩甲，催促道：“那你快些！”

“殿下是在和我这个强令奸宄讲条件么？”姜文焕觉得自己这个琼枝玉叶的表弟实在有些天真可爱，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处境？还是说他天生便不知道该怎么恨人？他吻上殷郊喉间的凸起，又说：“那得看殿下能给我什么？”

姜文焕退出殷郊的身体，跪坐在榻上，阴晦地盯向殷郊的唇。

殷郊懂得了姜文焕的意思——有男人教过他这个，他只是尤不死心地询问：“你真要这样么？”

姜文焕揉进他的穴，答道：“我停不得。”

这是梦，要不就是他疯了。

姜文焕混沌地想到。

他奢望的、高贵的、与他有着一半相同血缘的殿下正枕在他的膝上，吞吐他的欲望。

殷郊害怕挤压腹部，只能侧卧着去够男人的那根东西。他紧闭双眼，面上浮着不知是羞赧还是情动的酡红，尽力动作。他记得要收住牙齿，但还是难免会有刮蹭。他不懂得怎么吞进更多，只含了龟头进去就觉得口腔已经充满，再往里便感觉反胃，所以也只肯含进这么多。

这不是一次成功的侍奉，但姜文焕已觉受宠若惊。他差点在欲望触及殷郊唇瓣的瞬间便溃不成军，冀望成真的快乐和虚妄几乎要冲进他的眼眶，催他落下泪来。

他可以泄进殷郊嘴里——这个念头光是出现就足够让姜文焕神魂倾荡。但殷郊在这时抬眼望向他，墨玉般的瞳仁泛起粼粼波光，澄如碧虚，映出了姜文焕的脸。

他终在最后一刻退出来，泄在殷郊的衣襟上。

还是心软了——殷郊枕在姜文焕膝上，像是睡了。姜文焕揉了揉他的唇角，如此想到——但也无妨，他是殷郊的表兄，本应疼宠他。

他这谬妄的兄长把殷郊从榻上抱起，决定兑现“不要在这里”的诺言。他们走出黄金装饰的宫室，把猛虎和鄂顺都抛在身后。

姜文焕抱着殷郊，穿过萦纡的回廊，走到一座静谧的亭阁。此处置着木案，摆着瑶琴，正是殷郊平日弄弦之所。

姜文焕坐到案前，抱殷郊在膝上，下巴枕进殷郊的颈窝，温言道：“殿下为我抚一曲罢。”

殷郊缓缓睁眼，看见眼前的瑶琴，脸上顷刻褪尽血色：“这是母后的琴，不……”他想起自己与姜文焕所行的秽事，愧对姜王后的赠物。

姜文焕见他还被自己的谎言蒙蔽，以为这琴是姜王后所赠，只微微笑了，并不欲解释清楚。

“姑母的琴为何就不行？”姜文焕捉住殷郊的手，引他将指落在弦上，笑容无畏，眼神荒凉，“殿下不愿抚琴，我便送殿下回宫了。”

他的欲望顶在殷郊股间，殷郊于是懂得，这是一次警告。

殷郊挣开姜文焕的手，举指起势，淙淙琴音从五弦上流泻，哀而不婉，静若松风，却是一

曲《常棣》。

“常棣之华，鄂不韡韡。凡今之人，莫如兄弟。死丧之威，兄弟孔怀。原隰裒矣，兄弟求矣……”

姜文焕蓦然攥住他的手，迫使琴音休止，淡淡道：“此曲不好，我与殿下另奏一曲吧。”他抓着殷郊的手按向琴弦，殷郊不愿配合，所成琴音艰涩嘈嘈，久难成调。但他固执地弹着，终于让殷郊从聩耳的呕哑中分辨出，那是一曲《柏舟》。

“我心匪鉴，不可以茹……我心匪石，不可转也。我心匪席，不可卷也。威仪棣棣，不可选也。”

终是琴瑟难和，困于维谷。

姜文焕拂开瑶琴，把殷郊转向自己，像个沉湎淫逸的酒色之徒那样匆忙去除自己的甲冑，解殷郊的白裳。他急于和殷郊肌肤相亲，毫无嫌隙。

月华照得满亭皎白，清辉揽住殷郊裸裎的双肩，飏飏青丝曳作蔽体的玄裳。殷郊的面容笼在玉兔梭织的轻纱下，如幽匿藏。他的股间印着甲冑上的鳞纹，仿若鲛人涸浅于泽，被迫生出双腿。

姜文焕不被遮拦地放肆览视殷郊的肚腹，这胎嗣给了他意志，让他做妄想：“殿下愧与我媾和，不过因为姜氏血脉，倘若——”他没入殷郊湿软烂熟的穴，禽弄出潮汐的频次，仿佛为救一救这尾渴于甘露的“鲛”：“殿下腹中便是吾血之血，吾肉之肉，又何苦庸人自扰？”

殷郊哀号一声，为这假想哽咽。

姜氏——那是母亲与他的血脉，如今被他陷于泥淖，糜烂不堪；便是一个君子端方的姜文焕，也被他累成狂悖疯魔的模样；要他如何相赎？

姜文焕去吻他的泪，教他罔顾天道、抛却人伦，引他去往无忧的极乐。

“看着我，”姜文焕说，“我是谁？”

殷郊溺于欲海，仿佛在看他，仿佛又早已盲目：“姜文焕……”

姜文焕吻在他的眉心，又问：“姜文焕是谁？”

殷郊坠下更多的泪来，眼中空空如寂：“……是哥哥。”

“嗯，”姜文焕应了，自虐到，“唤我。”

“……哥哥，”殷郊乖顺道，“哥哥。”

姜文焕更用力地禽他，他愿做殷郊的兄长、父亲、夫君，在他所造物的梦境里，他百无禁忌，无所不能。

长夜漫漫，可以藏污纳垢、通融罪恶，但天光复明的时候，他又将穿起那副盔甲，藏进似人的皮囊，做君子，做侍卫，忠诚守卫他的王畿。

天亮了，梦该醒了。

5.

“仲秋之末，商王寿斩苏侯首级为器，纳苏氏女为妃，破冀州而还。庆功之宴，寿因功行赏，珠玉充栋，不胜枚数。北伯侯公子以杀敌者众，特赐宫台行走，谒见太子。”

——《殷野纪·玄祸》卷二

6.

崇应彪今日心情不错。

因此当姜文焕挡在他身前，摆出一副来者不善的架势时，他也没有动怒。

他把商王的符信握在掌中，在姜文焕眼前晃了晃，轻蔑道：“要拦我吗？”

姜文焕握紧手中的剑柄，半晌才从齿缝中挤出回答：“解剑，谒见太子不可持凶。”

崇应彪有些厌烦地去解缚剑绳，冷笑道：“鄂顺来时，你也这样拦他？”他把佩剑重重拍在姜文焕胸口，贴着他的肩膀踏上梁桥，意有所指到：“成天像条狗一样守在门口，主人的残羹冷炙可曾让你尝过？”

姜文焕目眦欲裂地定在原地，看他消失在梁桥尽头。

玄栖台上五步一阁，十步一景，雕墙峻宇，穷极奢华。一路行来，崇应彪只觉得满目荒唐——这就是王权，分明是幽禁，王权却还要用黄金来打造牢笼——他从未信过什么“静养于室”，他知道太子是商王的囚徒。

没有宫人指引，他花了些功夫才寻到正是之路，走进殷郊的寝殿。

这黄金宫室灿灿耀目，四壁的猛虎在他眼中不过是不自量力的走兽，他所在意的是，帘帟

相隔，一时之间居然没有看见宫室的主人。

“太子殿下——”崇应彪行了个不伦不类的礼，放声道，“故人到访，出来一见吧。”

宫室内无人应答，崇应彪渐感有趣，不紧不慢地沿着殿内摆设行走，掀开纱帏，挑起珠帘，仿佛在拆解一件被层叠包裹的贵重礼物；又或是在搜寻早已落入陷阱，难以远遁的猎物。

在靠近围屏的刹那，一道劲风骤然自颈侧袭来，崇应彪感到期望成真的兴奋，不由微笑。

他卸了那人的拳风，攥着手腕一把将人抱持过来，咧嘴道：“小殿下就非要跟我讨个苦头吃吗？”

殷郊怒目向他，去争自己的手，但纠缠半晌也未能如愿，只能斥道：“放肆！”

崇应彪无所谓地笑笑，探手向下拍了拍殷郊的臀，说：“更放肆的也不是没做过。”

殷郊的脸色一时苍白，腰际因强行动武产生的酸胀似乎忽然化作了烹油剥皮的剧痛，他别开脸，厌于理睬崇应彪。

崇应彪于是终于有机会好好看看殷郊。

将近半年未见，殷郊还是那副他看了就心烦的模样，顶着一张让他想到枕席和黄泉的脸，配着一副卖弄风情的身子，在殿中披衣散发的，不知想勾引谁。

只是那身子如今却大有不同。崇应彪离开朝歌时虽然知晓太子有娠，但刚刚遇喜的身体看不出变化，他因此也未有感想。现如今，那腹部隆起的圆丘分外显眼，让他不得不在意。

孩子，崇应彪想到，真是个不详的东西。

那是无名的父亲种在母亲身上的寄生，以畸瘤的形态孕育，以喧嚷的姿态诞生，幼时装的乖顺柔弱，依靠蚕食母亲过活；长大了便要贪心不足，反噬父亲——他不喜欢孩子，但此时，这团不祥瑞在殷郊的肚子里，被他制于掌心，似乎也并非那么令人难以忍受。

崇应彪抚摸着那团软肉，手背挨了殷郊一记打，难得没有发作，而是说：“要做母亲的人了，自己还学不会乖。”

殷郊瞪他一眼，碍于那只按在腹部的手而不敢妄动。

崇应彪挨了这一眼，忽然就想起崇侯夫人养过的一只白袍金印的猫。那猫长毛圆眼，风滚草似的，偏偏取名叫“金丝虎”，不知道是不是因此学得脾气甚大，每次见了崇应彪都要哈气伸爪。但当崇应彪走近，它立刻又老实缩作一团，猫身上只余一对溜圆的眼作防备——那是崇应彪对于“爱物”的最早认知。

那时崇应彪刚开始学做父亲赞赏的儿子，并不常见到它，仅有的几次多在宴席间，看它被抱在侯夫人怀里，或是置在崇应彪肩头。它惯为势利，此时总知道乖巧听话，模样便勉强配得上名贵的血统，百金的身价。

金丝虎不到两岁便因误食死了，它活着的时候崇应彪从未有机会亲近，死了倒被安排给他安葬。于是少年崇应彪把死猫捧在掌心细细抚摸，不会哈气不会瞪眼的小东西不似往日可爱，但确乎是属于他的了。崇应彪至今记得那毛皮的触感柔软顺滑，恰如现在，他正抚摸着的殷郊的头发。

他一边抚摸，一边审问：“我不在的这些时日，让人碰过你吗？”

殷郊缄默不语。崇应彪的眼神阴沉下去，喉结缓缓滚动，又问：“几次？鄂顺还是姜文焕？”

殷郊实在不愿提及此事，不耐道：“与你何干？”

“与我何干吗？”崇应彪低头笑了，抬眼瞬间，那只抚摸殷郊头发的手忽然扼住了殷郊的喉咙，气恨道，“我在冀州平叛，每日风餐露宿，枕戈待旦，倒让你们在朝歌导欲宣淫，寻欢作乐了？”他恨殷寿的偏颇，恨鄂顺的恩典，恨姜文焕的侥幸，在这所有的人和事里面，他最恨殷郊的放荡：“就这么饥渴难耐？大着肚子还要去勾引男人？”

殷郊脸上显出痛苦的神色，狠狠去拍他的手，想叫他放开自己。

崇应彪松了手，把殷郊横抱起来，意料之中遭受了反抗，满不在意地冷冷道：“或打或骂，或以死相逼，都随便你，我有的是时间陪你耗着，只是你这副身子又能耗到几时？你自己掂量，是非要跟我走完这一套过场，自讨苦吃；还是省去许多麻烦，乖乖就范？”

他顿了顿，满眼讽刺：“反正，也不是头一回。”

殷郊不说话，眼神沉寂如灰，但崇应彪感觉到他不再挣扎了。

崇应彪满意地弯了弯嘴角，抱着殷郊走向床榻。他逐渐逼近四壁上目露凶光的猛虎，轻蔑地抬眼，却看到屋宇梁下还环着一片神鸟形象的雕刻，不由皱眉：“这地禽真碍眼。”

“那是凤凰。”殷郊居然反驳了他。

殿宇高处确实饰着凤凰于飞，梧桐是依的景象。鄂顺惧于猛虎，不曾发现，但殷郊却对那木雕的花纹样式分外熟悉。在每一个猛虎环伺的夜晚，他曾看着凤凰温柔的眼睛入眠。

崇应彪瞥他一眼，嗤笑道：“还不都是些华而不实的鸟雀。”

他没觉察出这话语中的僭越：殷商的玄鸟也属飞行之类，他算是将王族也一并嘲笑了。不过就算他想到了这层关系，估计也不会反省，毕竟殷商最尊贵的“玄鸟”都曾在他的身下啼鸣，他当然再不会觉得这些神鸟崇高可敬。

崇应彪把殷郊放在榻上，伸手去解他的衣带。领口方一敞开，殷郊就忍不住抓紧衣襟，阻了他的行动。

崇应彪一挑眉，问：“还没想明白？”他喜欢看殷郊固执己见却又无能为力的样子，不介意好心推殷郊一把。

他把商王所赐的符信丢在殷郊敞开的领口，平静叙道：“是大王让我来的。”他的手指沿着殷郊的衣襟滑向胸膛：“他为你建了一座世间最华美的妓馆娼寮，要你招待他准许的恩客。从前是鄂顺，是姜文焕，今晚是我。”他的膝盖顶进殷郊的腿间：“冀州之战，我杀敌上百，交了这风流债，太子殿下可不要叫我失望啊……”

殷郊感觉心口遭人重击了一下，眼前蒙上了黑沉沉的雾，辩不清身在何处。

其实早就知道的，窃语的宫人知道；远眺的伯侯知道；甚至连殷郊自己也知道；但除了崇应彪，没有人会向殷郊说这些话，只有他，不惮伤害殷郊。

崇应彪架起殷郊的一条腿，看着殷郊被他欺负得可怜的样子，又想念起殷郊的眼泪，于是继续道：“我原本以为北崇侯府已经是龙潭虎穴，没想到天地间竟还有这样的事情，这样的父亲。万金之躯的太子又如何？还不是迎来送往的婊子。”

殷郊的喉咙里滚动着破碎的悲鸣，却不肯让崇应彪如愿。崇应彪扒开殷郊的衣襟，性器在他的腿弓游弋，蹭过圆挺的小腹，龟头在脐眼的狭窝里顶了顶。怀孕的身体丰盈腴润，健美的肌理仿佛贴上了一层香浓的膏脂，温软饱满，每一处都充满勾人沉湎的肉欲。

崇应彪欣赏殷郊挺着孕肚的风韵，却对腹中胎儿没什么感情，因此也不收着力道。

殷郊却本能要保护腹部，双手虚虚环抱向自己的腰，引得崇应彪发笑：“都不知道是谁的种呢，这么宝贝？”

殷郊用一种茫然不解的神情看向他，理所当然道：“是我的孩子。”

崇应彪被这几乎算是天真的回答砸了一下灵台，一道奇异的热流冲向识海，倏忽乱了方寸，追问到：“哦？假如是我的种呢？”

话出口崇应彪就有些后悔，但预感殷郊并不会回答，也就不再纠结。

殷郊转过脸，偏又不如崇应彪所愿，他的眉眼里似乎藏了一声叹息，轻轻开口道：“也一样。”

崇应彪知道自己的心口长着一道深渊，七情抛却尽底，只有六欲执掌话语权。殷郊的回答坠在汹涌的湍流间，发不出半点声响，却飞珠溅玉，顷刻覆灭了他的心火。

崇应彪几乎要疑心殷郊是故意哄他，但又觉得，即便是故意，他也可以勉强原谅殷郊一回——好吧，这蠢笨的小殿下能有多大过错？全怪旁人覬觎罢了。

“生了他便要爱他么？哪有这样的好事？”崇应彪低低笑起来，也不知道是在笑谁，他握住殷郊的脚踝，不觉语气缓和，“既然你要做好母亲，我也陪你演一回好父亲吧。”

他从怀中摸出一只金环，在殷郊的脚踝处比了比，施然道：“苏护的夫人有一件家传的宝物，纯金打造，用粟粒大小的金铃嵌成氏族的鱼草图腾，行动时能悦然成曲，叫做‘霖铃’，正是此环。”

“苏夫人幼年时就将此环戴在足踝，年深日久，金环已与血肉长成一处，但如今它却在我手中，想知道我是怎么得来的吗？”崇应彪故意吓唬殷郊，森然道，“我砍了她的脚。”

殷郊瞥了他一眼，露出一个在崇应彪看来是轻藐的神情，冷冷道：“崇应彪，我杀过人。”

崇应彪接触殷郊的机会总在床第的方寸之间，因此经常忘记，他身下的人是历过烽火狼烟的殷商太子，承着崇武好战的成汤血脉，在比他还小的年纪里就长于沙场，学习操纵暴力、驾驭死亡。

这样一个人，为何还长着一双多愁善感的眼睛？

崇应彪难以理解，他未曾见过殷郊这副模样，只觉得心中兴奋异常。他打开金环隐秘的机簧，将它扣在殷郊右踝上，又吻了吻敏感的足心，命令道：“踩我。”

殷郊睁大了眼睛，无法理解崇应彪的意思，他确实很想朝着那张惹人生厌的脸踩上一脚，但难保崇应彪不会借此发难，又折腾出什么他疲于应付的事情来。

先前崇应彪就发现了，殷郊生了一双漂亮的足，比之寻常男子要玲珑幼质不少，这半年困于宫台、懒于行走的日子更使它们玉质翩翩，细皮白肉得勾人馋涎。

“我心疼咱们的小怪物，不和它争抢一室，但你得与我些旁的好处，”崇应彪抓着殷郊的足，往自己的下身引去，循循善诱到，“像这样，踩我。”

炙热的欲望抵在殷郊的足心，柱身上凸起的青筋的触感夹着痒意酥酥传来，殷郊慌忙抽腿，道：“你别……”

这一下动作，足上那只金环果然发出悦耳的叮咚，恰如廉纤雨落，滴沥成曲，难怪叫做“霖铃”。

“就是这个声音，”崇应彪扣住殷郊的踝，把另一足也拉过来，并在自己下身，在足弓环成的“穴”里抽插起来，“小殿下得自己想办法响着它，我要是听不见这声音了，就当是小殿下腿心那张小嘴贪食，要我喂一喂它。”

殷郊的脸色先是白了一阵，而后又红了，他不知道崇应彪到底从哪里学的这些旁门左道，用双足取悦？这又是什么古怪淫技？

崇应彪的指腹在殷郊的踝骨和足踵间流连，好整以暇地观赏起他的天人交战。殷郊每迟疑一刹，他的手便向上入侵一寸，方才撩过膝盖，殷郊便忍不住要赶他，这一下抵挡，足底正正踩在崇应彪的下身。

崇应彪嘶了一声，欲望越发勃然，咬牙切齿道：“宝贝，你要弄死我呢？”

殷郊听不懂他这浑话，以为是终于结束的意思，便僵住不动了。没想到崇应彪咬了他的踵趾，催促到：“快点！”这意思看来是很想被殷郊弄死。

殷郊忍着心头的古怪，按照崇应彪的意思踩下去。金环拟造的雨意缠绵，足底的触感渐次清晰，他被迫记忆那硬物的每一处纹理形状，不由狼狈地蜷起脚趾，哪成想，足尖却正好点在精窍上。

崇应彪暗了瞳色，用一种与壁上猛虎相似的神情盯住殷郊，再也忍不得他这么磨蹭，自己并了那双足，禽过足心，抚过足背，顶蹭趾缝，精窍泌出的滑液涂了满处。

殷郊心中满是懊悔，他不愿受崇应彪强暴才忍了这猥亵，但被亵玩双足的羞耻却远在他预料之外。他久在孕中，腰腹难以蓄力，此时被持续曲架着双腿，更觉得后腰的酸痛不堪承受。

“崇应彪，别弄了……”殷郊皱着眉看向崇应彪，那样子像是把他当作了一个有怜悯心的常人，“我难受。”

崇应彪放缓动作，看了一会儿殷郊的脸，判断他是在撒娇。殷郊如果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一定觉得十分冤枉。

“怎么还是这么娇气？”崇应彪摆出一副不胜其烦的样子，到底松了手，又把殷郊从榻上扶起来，粗长的一根晃在殷郊眼前，“用嘴？”

喉眼处传来一阵隐痛，殷郊立即摇头，眼角眉梢都耷拉下来，满脸的不愿。

啧，怎么撒起娇来还没完了？崇应彪皱着眉，目光又从殷郊唇上移到胸前。殷郊委实长了一对好奶子，这巍然高耸的峰峦，比起大多数女子也不遑多让。

崇应彪一挑眉，心中有了计较，将性器贴在殷郊双乳之间，教他道：“用手托着奶，夹起来。”

殷郊瞪大眼睛看着他，但这回崇应彪失了耐心，冷冷道：“逞娇也没有用，还是你要我直接禽你？”他又摸了摸殷郊的肚子，手上使了些力，引得殷郊不安地向后挪动：“信不信我能把你禽到小产？”

殷郊腹中的并不是崇应彪口中的小怪物，而是未来的天下共主，他本不应该惊忧崇应彪的威胁，但殷郊不敢冒险，他知道崇应彪是疯子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

殷郊颤着双手去捧自己的胸乳，只觉得将礼义廉耻、尊严法度统统撕碎了，铺成祭献欲神的温床。

他夹住了那根东西，羞愤地仰视崇应彪的脸。

崇应彪勾一勾嘴角，伸手摸了殷郊的头发，性器在双乳间抽插，红白相映，穿云入雪，淫艳欲靡至极。龟首放肆冲撞，时而陷在殷郊的锁骨，时而触在殷郊的下巴。

殷郊仰头躲避，被崇应彪摁住，令道：“不许躲！夹好，再紧一些。”

殷郊默默咬牙，垂下眼，只当是在忍受一场酷刑，推紧胸乳不动了。

崇应彪插了一会儿，又用龟首去碾殷郊的乳珠，把两粒都磨得挺翘充血，复又埋回乳沟，继续侵犯那片丰腴。

他磨蹭了许久，久到殷郊幻觉他要禽进自己的胸膛，才有了临界的感觉。

崇应彪捏着殷郊的下巴，迫他抬头，向着那张仙姿佚貌的脸，毫不避让地泄了出来。

殷郊只觉得眼前晃过一片白影，面上忽然一片潮湿，异物侵入眼中使他难以视物。茫然半晌才意识到，崇应彪泄在了他脸上。

这样的景色落在崇应彪眼里，就成了殷郊丹唇微启，翕着一只眼，眉峰和卷睫都挂上白浊，脸颊被阳精勾绘淫纹的模样。

“你！”殷郊动了怒，挥拳要揍他，又想起要擦除脸上的秽物。

崇应彪箍着他的肘，用了擒拿的招式把人抱紧了，塞进怀里哄：“留一会儿，这样子很适合你。”

殷郊睁不开右眼，索性合上双目，一头撞向崇应彪的脖子，使了蛮力要撞开他。

崇应彪却心情大好，笑得胸膛震荡，又说：“羞什么？又没有旁人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殷郊刚起了个头，崇应彪立马接过话茬。

“禽兽？小人？无耻之徒？”感到怀里的身体渐渐压制不住，崇应彪适时收了挑逗，“知道了，给你擦擦。”他掬袖去抹殷郊的脸，嘴上还不落闲：“这么大气性，小怪物都要给你吓坏了。”

也不知道是崇应彪为他擦拭的动作还是这句话起了作用，殷郊的胸膛剧烈起伏，看样子是在努力平息怒气。

崇应彪觉得殷郊实在是个很好拿捏的人，他心里有太多牵挂，任选一件便能长成软肋。愤怒、憎恨这类情绪，在他身上并非不会出现，但总是来去匆匆。你欺他狠了，惹他伤心，只要肯认错服软，展现出微末的善意，他很快就能选择谅解。

好比今夜相见，崇应彪原以为有过祭仪的经历，殷郊即便不惧他，也该要恨他的。但殷郊只是愤怒、羞惭于伤害的过程，而遗忘了加害者本身。这让崇应彪有种苦心经营被抹杀的不甘，但也有些极其隐秘的、为时未晚的侥幸。

这是愚蠢，也是软弱，崇应彪如此认为，他从小学会的是，倘若别人要取他一根针，他就去取那人一根指。没有人愿意用十指换针芥，这样便没有人再敢来讨他的便宜。

恐惧才是世间最强悍的武器，而最能制造恐惧的，是至高无上的权力。

崇应彪给殷郊胡乱擦了一会儿，殷郊终于勉强睁了眼，那只染过白浊的眼睛靡红一片，盛着泪光，眼下的一点小痣硌得崇应彪心烦。

崇应彪用指覆住那点小痣，仿佛要将它当做墨痕抹去，随口道：“大王从冀州带回个狐媚妖娇的苏氏女，群臣以为祸水，依我看，他们要见了你这副样子，才知什么是倾家丧国。”

“父王纳新妃了……”殷郊只从他的戏言中听到了自己关心的消息，忽然问，“母后意下如何？”

“王后能有什么意见？”崇应彪奇到，“公卿之家纳妾，正妻也没有说法，你母亲贵为王后，难道还在意这点小事？”

殷郊好像全然忘记了自己是何处境，轻轻叹息：“怎会不在意？便说不在意，也难免伤心。”

崇应彪盯着殷郊，只觉得越发难以理解这位太子殿下的所思所想，明明自己身陷囹圄，沦作嬖艳禁脔，十月后生死都尚未可知，他却还有闲情去关心父亲纳妾之后，母亲是否伤心？

但在这时，一些雉鸡、山雀、短尾鸢的记忆涌入脑海，那些色彩亮丽的翎羽填在灰暗陈旧的回忆里，鲜明如昨，让人不识今昔。

崇应彪的脸色变得古怪，冷哼一声道：“你且顾好你自己吧。”

但话引一开，他的心思便不由自主地往那些翎羽上面转换。他朝殷郊的耳垂看去，半年过去，那处被穿刺形成的小洞已然愈合，但留下的环痕清晰可见，恐怕此生也无法磨灭。

这一发现使崇应彪心情甚好，他捏了捏殷郊的耳垂，重生了逗弄的心思，问到：“我送你的耳坠呢？”

殷郊垂下眼眸，复又想起长坠在耳时，崇应彪对他做的事，冷淡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“没良心的，”崇应彪居然不恼，似真似假地叹了一口气，道，“那可是我母亲的遗物。”

“真的？”殷郊露出怀疑的神色，但还是看向他，“那你为何给我？还用它……”之后的话难以启齿。

还能为什么？一件饰物罢了，觉得合你便给你了，崇应彪在心中冷笑，嘴上却避而不答，



只又说：“那是她唯一一件遗物。”

殷郊沉默不语，像是陷入了苦恼，连崇应彪的指腹揉过他的耳垂捏上脸颊，也没什么反应。

安静的殷郊还是很值得怜爱的，崇应彪看着他形状姣好的唇，忽然想……

“你遣人去高媒祠问问吧，”殷郊忽然道，目光真挚，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关心，“巫史不纳非常之财，堂内的失物应当有贞人收检，许是还在。”

蠢东西！蠢东西！崇应彪在心里恶狠狠地谩骂，几句胡话就上钩了，谁要去寻那不值一钱的玩意！

他抓住这蠢东西，吻了他。

说来讽刺，他禽过殷郊身上的每一张小嘴，却至今没有吻过他的唇，欲把情早早碾碎了，此刻正狠狠嘲笑他的狼狈。

殷郊一时懵怔，忘了躲避，崇应彪如愿尝到了他的舌。

吻着殷郊的时候，那种看着殷郊就会产生的心烦感消失了，崇应彪只觉尘寰静寂，身前不再是看不见尽头的阶坎，身后不再是觊觎性命的敌人，在攀天的妄途上，他停下来喘息片刻，听见了隆隆的心跳声。

勃发的欲望顶上殷郊腿侧，殷郊如梦方醒，猛地推开崇应彪，惊到：“你怎么又……”

崇应彪腆着脸吻了吻殷郊推他的那只手，性器在殷郊的腿侧磨蹭，颠倒黑白到：“不是你勾引我的？你既有精神做谋士，想必也很有力气再来一次。”

殷郊只觉得好心换了狼狗肺，崇应彪的手却是已摸进腿心，夹住一片蒂萼的软肉，拉扯揉捏，欺凌起惊惶的花蕊。

“你不是答应我，今日不……”殷郊被挟制要害，半晌才艰难道。

“不禽你这里？”崇应彪煞有介事地点头，性器拍了拍殷郊的髀股，以示自己正信守承诺，“你乖，我带你尝尝极乐。”他把殷郊侧翻过来，掰起殷郊的一条腿，性器嵌入双股，让丰美的臀肉融汇在自己的胯腹上，双指探入花穴，仿佛在发掘一汪泉眼。

成股的稠露从穴口沥出，殷郊瑟瑟发颤，一身腴肉在崇应彪怀中缓动，好似要吸附他的魂魄，迫出他的精元。

果然是妖孽，崇应彪舔了舔犬齿，在殷郊肩头咬了一口，又将穴底捣弄而出的蜜液存在指间，引向后庭。

殷郊觉察他的意图，努力挣扎起来，无措道：“那处许久未……进……进不去的……”

崇应彪啧了一声，又去咬殷郊耳上的垂肉，舌尖填在浅浅的环痕上，轻声道：“宝贝，求情不是这么求的。你这样说，哪个男人饶得了你？”

他便头一号饶不过。沾了蜜液的指旋弄着进入后庭，那处久未迎客，果真是门扉紧闭，宛若处子。崇应彪耐着性子缠哄半晌，也只矜持地吃下半截手指。

殷郊紧绷着身体，无一处不在抗拒，连花穴释出的润液也怯怯缓了。崇应彪不满地捏了捏那颗红润的小果，与他道：“小殿下，怕疼就得多流些水给我啊。”

殷郊面色烫红，眼底倒是隐隐有了水意，崇应彪却还不满意，双指深入花穴，按住那片褶皱，细细搓磨起来。

殷郊眼前闪过烁烁白芒，火树银花照耀天光不夜，晃得他神思恍惚。下腹传来阵阵溺漉之感，残存的羞耻使他急于规避旁人，便拉住崇应彪的手，哽咽道：“不行！崇应彪，我……我要……”

崇应彪却鼓励他：“就该是这样，不必忍着。”

花心教人狠狠按住，溺意再也无法忍耐，泪水和清液一道渠成，难以控制的潮汐从那处肉砌的泉眼里溅射而出，淅沥不绝。

殷郊失声尖叫起来，泪水沾湿眼睫，浸染脸庞。

崇应彪停了片刻，掌心掬起一泓欲液，细观了，赞许到：“小殿下还真是……天赋异禀啊。”

殷郊哽咽一声，下身的欲泽渐渐缓了，眼中的泪霖却难以止息。他感受到崇应彪将蘸湿的指节埋入后庭，又用了不知从何处翻出的软膏，才拓开幽径，堂皇进驻。心知崇应彪是有备而来，却故意褻侮，但也无力追究。

崇应彪楔入殷郊的身体。这座为婴孩敕造的肉宇温柔广袤，仿佛能包容他的往昔，成全他的来日。他钱行承诺，不与小儿争抢宫室，只是玷污了这殿中供奉的神祇。

那处由他拓荒的甬道炙热紧仄，被欲液和膏脂糜润，裹含着他的性器，渐近如胶似漆。纠

缠的肢体在激烈的碰撞中生出默契，犹似棒头归于卯眼，天生便该一体。

殷郊的呻吟夹杂在呜咽里，崇应彪听得心痒，捏了殷郊的下巴去吻他的泪。他迷恋这种苦涩的滋味，尤其是当知晓这些苦涩还是因他而起，为他而生。

他渐渐做得狠了，殷郊忽然感到腹中传来一丝异动，神思半醒，勉强去抓崇应彪的手，仓皇道：“崇应彪，肚子！”

崇应彪看了他惊慌失措的脸，觉得有趣，伸手抚摸那处圆丘，懒懒道：“怎么了？”话音未落，他便感到掌心传来一阵波动，隔着薄薄的皮肤，仿佛有一尾小鱼在子室的池塘中游弋，稚嫩的尾鳍划开浅浅的波澜。

崇应彪第一次感受到，这团东西是个活物。

他胸口攒动着陌生的情绪，皱眉退出来，让殷郊换回躺卧的姿势，五指品琴似的在他腹上拨了拨，问：“这么小心，你当真觉得它活得下来？”

殷郊垂眸看他，泪光未散，但已成防备的神色。

崇应彪失笑：“防我做什么？我是说你那父王，我们的大王，你真信他愿意让位给一个无知幼子？”

殷郊抿着唇，目光黯淡，但终是缓缓道：“父王已昭告天地……”

“何必自欺欺人？”崇应彪抬起殷郊的腿，算是耐心地将阳茎送回他的穴里，嗤笑到，“即便他应誓顺位，但新王尚在襁褓，他挟王摄政，号令四方，岂不是臣之不臣，王将不王？”

何况那人必不满足只握王权，不授王号。

崇侯虎在朝见过商王寿之后曾对他说：“凡今称王者，为狮为狼，皆因驭制有道。此人则不同，他为占山之虎也。”

狮子和狼都是群居的猛兽，称王者趋使兽群，狩猎得食，分享战果。但老虎则不同，它不与任何人共享权柄，一山仅容一虎，若有入侵者、反叛者，它所做的不会是驱逐，而是要杀之为快的。

崇应彪禽到肉壁上敏感的突起，顶弄得殷郊神思混沌，却偏要和他说了些需要深思熟虑的话：“还是你寄望于南都？别傻了，四方伯侯里，我父亲已摆明了支持大王；东伯侯只在意姜氏门楣，不在意这场闹剧胜者为谁；西伯侯只知道种田卜筮，口中说不出半句准话，想他出头更是痴人说梦；仅凭一个富庶有余而战力不足的南都鄂氏，如何做大王的敌手？”

殷郊齿间溢出些意欲不明的哼吟，不知是为了肉欲纠缠还是在回应崇应彪的话。

崇应彪将指插入女穴，摸得那片褶皱，居然用平滑坚硬的指甲轻轻掐刺起来。微痛而极乐的感官刺激得殷郊哀叫一声，双股簌簌发颤，十指无力地抓握上崇应彪的臂膀。他感觉自身好似一片被露水浸湿又卷进风中的落叶，由得造化摆弄，难得半隅栖身之所。

殷郊以为身体的水已被崇应彪采尽了，没想到这一下掐弄，居然还有潜藏的涓流被色欲捕获，涌流而出，狼藉了下身。后穴也在此刻贪饕的吮食，饱饮了元阳。

过于刺激的欲潮使两人都陷入了沉默，殷郊展身在榻上，双目业已失神。

崇应彪低喘了几声，俯下身去吻殷郊的软腹，这吻是为了安抚母体，并不为怜爱幼子。

崇应彪觉得，和殷郊缠磨久了，他大抵也沾上了一些愚蠢莽撞，譬如此刻，面对这个被他禽弄得六神不识的殷商太子，他居然生出一个石破天惊的念头。

“我会承袭北伯侯之位，”他贴上殷郊的额头，吻一吻殷郊的唇，第一次不带任何嘲讽愚弄或情欲挑逗地对他微笑，“倘若……”

这句话没有来得及说完，崇应彪听见身后传来利剑破风之声。

7.

姬发闯向玄栖台的时候，姜文焕还立在桥头。

他行色匆匆，手持利刃，很自然的受到了阻拦。

“别阻我，你知道谁在里面。”姬发的脸冷得像阎罗。

姜文焕并不畏惧阎罗，他的魂仿佛早已离灭，只顶着一张死气沉沉的脸，向姬发索要商王的符信。

姬发看着他的脸，居然说了和殷郊一样的话：“姜文焕，你在这里。”他叹了一口气：“你在这里，他便逃不出去。”

姜文焕怔忡在原地，看见商王的符信出现在眼前又消失不见，僵硬地执行了放行的指令。

“他带着剑。”姬发走过身侧的时候，姜文焕忽然想到。

但他没有追上去让姬发解剑，他只是站在原处，看姬发的身影消失在梁桥尽头，一如他往

日所做的那样。

现在，那柄剑正刺在崇应彪的肩头。

原本是要刺向心脏的，可惜崇应彪反应太快，在剑尖靠近的瞬间就卷着殷郊从榻上起身，避开了要害。

姬发拔出剑，看见剑尖制造的肉窟里，鲜血急速流淌，接近沾湿崇应彪怀中的殷郊的鬓发，神色一变，喝令道：“放开他！”

殷郊陷在激潮的余韵里，又忽然被人翻天覆地地抱起，神思迟缓，尚未明白发生了什么。

他伸出食指，碰了碰崇应彪滑落到他眼前的血，状若天真：“你受伤了。”而后，他才转过脸，用染血的手轻轻指了指行凶的人，以为自己又陷在一场梦中，微笑道：“姬发。”

姬发迅速抓住他伸来的那只手，几乎要将他攥得痛了，哑着嗓子答：“是我。”

“姬发！”殷郊显得十分高兴，也不在乎手掌的疼痛，倾身向他。

然而有人抓住殷郊的后颈，一把将他揽回怀里，狠狠吻了。

崇应彪当着姬发的面深吻他，舌头钻入齿间，几乎要舔进喉咙。

“别随便认些不三不四的人。”崇应彪很快结束了这个吻，他注视着因为见了这个吻，仿佛刚刚爬出十八层炼狱的姬发，轻笑着摸了摸殷郊的头发。他抽了一条被衾，盖在殷郊满是欲痕的身体上，柔情蜜意地哄他：“睡一会儿吧，我去替你会会外人。”

崇应彪从榻上起身，把床帷抽落，隔开了殷郊的视线。没有人说话，但他和姬发默契地走向宫室的外间，以防污秽的鲜血沾湿太子的床榻。

姬发的剑术比不上他的弓法，崇应彪如此评价到，冀州之战他看过姬发用箭，很多次，他都警惕那箭头是在指向他的要害。

“想杀我很久了吧？”崇应彪冷笑，利落地避开姬发的剑锋，“大王也真有意思，我这边还没‘散席’，就这么着急重新‘设宴’，怎么，是要太子一侍二夫吗？”

“闭嘴！”姬发横劈向他，眼中的火恨不能将他焚化了，再挫骨扬灰。

崇应彪的话使姬发想起他在宴席间坐如针毡的两个时辰。

庆功宴方过半，殷寿便赏了崇应彪恩典，许他离席谒见太子。姬发想了无数个理由追上去，甚至想到了直接抗命，然而还是被商王拦下。

重兵把守在龙德殿外，殷寿向他举起苏护首级所制的酒樽，笑容森冷而虚伪，道：“姬发，你是今晚的主角之一，可不能提前告退。”他甚至要姬发饮酒，但又不许他贪杯，感叹着：“酒乃好物，适饮可以助兴，获得无双的勇气；狂饮则要误事，与人相争，难免落于下风。”

姬发不记得自己喝了多少酒，他只觉得这些穿肠毒愈发浇旺了他心头的焦火。

天光冥晦，殷寿终于将符信丢在他的脚下，恩赦到：“冀州之战你为首功，便也去见一见太子吧，也当是见一见，你那孩儿。”

于是现在，姬发带着被适饮放大的勇气和愤恨，提着利剑与人相争。

姬发的剑势忽然变快，崇应彪闪躲不及，被锋利的剑刃割开颧骨的皮肤，鲜血挂在脸上。

这道伤口彻底激怒了崇应彪，他深知自己被姜文焕那小子摆了一道，拼着会被刺瞎一只眼的危险，迎上姬发的剑势，一拳揍在姬发脸上，讽道：“你就只敢逞兵刃之快吗？”

姬发挨了他一拳，觉得半边牙齿都隐隐松动，嘴角磕出一道血痕，冷笑：“让你又如何？”

他把手中的长剑掷向远处，赤手空拳地冲向崇应彪。

这不是斗武，而是厮杀，招式和功法在贴身肉搏中被全然忘却，他们像两只争抢伴侣的雄兽，所有的爪牙都只为了致对方于死地。有时崇应彪占据上风，把姬发摔在地上，像踹即将被拔毛宰杀的羽禽一样踹他。有时姬发反扑过来，把崇应彪摁在地上，像揍被麻袋套住的疯犬一样揍他。

宫室四壁的猛虎和凤凰注视着这场凶斗，似乎都是热血激昂的模样，猛虎吼吼怒嚎，凤凰锵锵烈鸣，若不是困于物象，恐怕也要作壁上之争。

缠斗到最后，两人都像是用零散碎肉勉强拼凑而成的人形，崇应彪用膝盖压制姬发的喉咙，用了死力。他的视线被血帘所遮挡，这鲜血一半是姬发的，一半是他自己的。

“没有兵刃相佐，你不是我的对手，”崇应彪模糊地笑起来，嘴角牵动得整张脸都在剧痛，但他还是想笑，“想要殷郊？下辈子吧！我的人，就不劳你操心了。”

姬发看着他，眼中本该是濒死的灰败，如今却亮着不详的凶光，像是被某种魔物占据了身心。

“他、不、是、你、的！”被深锁的咽喉扭曲出这样一段话，一字一顿，仿佛是古神的咆哮。

哮。

姬发使了或是烈酒催发，或是祭献魂灵所得的怪力，猛击向崇应彪的额颞。

崇应彪眼前一黑，感觉自己溺进了一片深沼里。泥浆封死他的眼球，灌入他的口鼻，他的四肢被禁锢，五感被剥夺，成了一个只余思想的废物。

姬发找回了那把被他抛弃的剑。他的腕骨大概是脱臼了，长剑的重量压在掌心，十分难以提举。于是他将剑柄握在手里，剑尖垂地，缓缓拖向倒地的敌人。

杀了他！

姬发只有这一个念头。

早就该杀了他！不该顾忌什么同袍什么大局，不在战场上动手。对付崇应彪这样的禽兽，就不该用君子的做法！

他缓慢却坚定地走到崇应彪倒地的身躯前，举起了手中的剑。

听觉偏在这时候残忍的恢复，崇应彪还是什么也看不见，但他清楚的听到了长剑破空的声音。他忽然感觉很冷，像是赤身裸体的被抛在冰天雪地里，侵入骨髓的寒冷将带走他身上所有的暖热，而生命就流逝在温暖远去的过程里。

这就是死亡。

崇应彪忽然感觉有些怨恨，他就要死在这里了，死在太子的宫室里，而宫室的主人一定不会为他哭泣。

那么有谁会为他的死亡哭泣呢？

崇应彪第一个排除了崇侯虎，北伯侯素来看重颜面，若知道他为争风而死，大概只会立刻将他从氏族除名，权当没有生过这个儿子。那还有谁呢？他那些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？他帐下的兵卒将领？还是某个他连姓名都不曾记忆的露水红颜？

崇应彪忽然记起，有人曾对他说过，世间万物，只要发源诞生，便不是毫无依凭，孑然此间的。雨霖来自云里，洗净天地，去往湖泽小溪；木叶来自树梢，结过硕果，去往敦阜大地；鹰隼来自巢卵，扶摇山岳，去往广阔天际。由此，云溪会记忆雨，果壤会记忆叶，山霄会记忆鹰，记忆塑生七情，将众生连接成契。

这是什么胡言乱语，崇应彪反驳到，他知道自己从何而来，然而他的来处早已被他抛弃，历过红尘，莫非他还不如天上的一滴雨，林中的一片叶，山中的一只鹰？

现在他能想起来是谁说了这样荒唐的话了。

是他的母亲。

好吧，他听说人死后会有魂灵，要去神座前受审，判归人世或者炼狱。若是如此，做为他最大的苦主，来日对簿公堂，总还能一见。

殷郊，他又想到，我为你死了，不要你的一滴泪，可能要得你的一段记忆？

崇应彪已想过了这么多的事，悬在身上的剑却迟迟没有落下。假使他的言语在此刻恢复，他一定要大骂姬发的软弱迟疑，催姬发给自己一个痛快。

然而他现在什么也说不出口，只能等待姬发大发慈悲，原来这才是人为刀俎。

然后，在等待死亡的漫长时光里，他忽然听见了雨落的声音——是霖铃。

姬发并非软弱，他诛杀崇应彪的意志坚定，持剑的手也稳如岳峙，拖延他行动的，是环在他腰际的一双手。

那手的主人跪坐在地，将前额抵在他的背心，眼中的泪沾湿了他的衣衫。

“姬发，”那人叫他，“不要输给他！”

输给谁？姬发看了一眼倒在脚下的崇应彪，我已经战胜他了。

“只有你，不可以输给他！”殷郊抓紧姬发的衣襟，悲戚恸哭。

崇应彪曾说，玄栖台是殷寿为殷郊建造的妓馆娼寮，虽是事实，但他还是高估了殷郊在殷寿心中的价值。一个怀着毫无威胁的王嗣的儿子，还不值得在位的商王如此大费周章。

玄栖台其实是一座蛊鼎，殷寿将欲望、不甘、嫉妒、愤怒种种恶念压抑其中，以殷郊作引，要将四伯侯公子炼成世间至烈的毒，鸩杀异己，制衡四方。

鄂顺耽于欲望，姜文焕溺于不甘，崇应彪陷于嫉妒，姬发缚于愤怒，而殷郊是这一切罪戾的载器，被用华美的金链囚锁，牵扯于殷寿的掌心。

商王乐意见到一位伯侯公子杀害另一位，只要四方积怨，便无法沆瀣一气，结党歃盟。孤立的敌人没有威胁，父死子继，九州四海将诞生新的伯侯。

殷郊或许难以想通许多城府，但他知晓，玄栖台上发生的一切都是父王的乐见其成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他可以如父王所愿舍弃躯骸，被嘲作大商的娼妇，但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姬

发也沦落此境，被塑成父王期望的模样。

姬发懂得了他意思，当殷郊趴在他背上落泪的时候，他全然忘却了滔天的怒火和恨意，耳畔就只能听得见殷郊哭泣的声音。

“殷郊，”姬发叫着殷郊的名字，此刻，他的手只想拥抱殷郊的身体，眼只想看着殷郊的脸庞，他知道，三年前那场拯救苍生的雨，再一次落在了他的身上，“你又救了我一次。”姬发抛弃手中的剑，转身把殷郊抱了满怀，埋头靠在他肩上，长舒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我不输给他，我会为你赢得胜利。”

这里不是重逢的好地方。

姬发接起脱臼的腕骨，伸手把殷郊抱起。殷郊见他满身伤痕的样子，本想拒绝，但姬发不容置喙地看了他一眼，他便无奈地顺遂了姬发的意愿。

离开的时候，他伏在姬发的肩头，朝地上的崇应彪望了一眼。崇应彪像是也正在看着殷郊，又像是在看着什么臆想中的存在，他嘴唇颤动，似乎说了句什么话。

但那话语的声音太轻，姬发的脚步太快，殷郊没有办法分辨。

崇应彪觉得，听觉恢复之后，他大概还产生了一些幻觉，居然听到了殷郊的声音。

殷郊会替他催促姬发动手吗？他不由想到，小殿下大概很乐意见到他的尸首吧。

这样也不错，至少最后他可以把这桩命债算在殷郊头上，来日做个荒魂厉鬼，必将登门找殷郊讨要。

但是殷郊不给他机会做厉鬼。他听见恼人的哭声，听见切切的哀求，听见刀剑落地的声响，终于得知他的性命在这片泪水里保全。

他忽然觉得很可笑。

崇应彪的一生下过三场大雪。

第一场，下在他蹒跚学步的时候。母亲带他在雪地行走，他摇晃着身体，摔进过膝的深雪里。母亲本想教他自己站立，但他不讲道理地大哭，终于哭得母亲心软，把他从雪地里救上来，抱在怀里，走向回家的方向。

第二场，下在他射杀了父亲宠妾的时候。天寒地坼间的跪地请罪，父亲赞许他的做为，把他从雪地上拉起来，拍着肩膀，走向侯府的方向。

第三场，下在刚才。他被剥夺了肢体的余温，在雪虐风饕中咀嚼死亡。他的生命里其实还下过很多场无关紧要的雪，他从风雪中幸存，便不再去回忆经历。他早知道，能把他救出严寒的人或为他所弃，或弃他如敝履，因此不再期待任何奇迹。

但在这时候，他在缓视的黑雾中看见殷郊的脸。莽撞的小殿下穿过在他心头侵袭了二十载的风雪，拦住了落向他的利剑。

崇应彪第一次想将某个人挽留进他的生命里。

你既来了，他说，能不能别再离去。

8.

姬发抱着殷郊，漫无目的地走着。

他对玄栖台的布局并不熟悉，全凭直觉选了一条远离寝殿的路，径直走到底。

殷郊也不出言提醒，只是由他这么走着。他们绕向宫室后方，眼前出现了一道狭长的走廊，下底铺着黄梨木，置了观景的矮几软榻，幽寂无人。

就是这里了，二人同时想到。

姬发踩上那片木质的地席，耳畔居然响起了啾啾鸟吟之声，不由稍作停顿。

“玄鸣廊，”殷郊向他解释，“地平之下设计了空层，踩踏之时木楔相互摩擦，拟作玄鸟啼鸣之声。”

姬发听了，面上现出嘲讽的神情，只说：“当真是煞费苦心。”

殷郊沉默下来，看着姬发的侧脸，总忧心从那张脸上看出丝毫与父王相似之处。

姬发将他放在软榻上，自己也倚着阑干坐下，细细打量起殷郊来。

殷郊被他看得渐感局促，事关紧要，他跑去阻拦姬发时只来得及匆匆系上寝衣，如今颈上的红痕无处遮掩，腿间的潮意也只得半干，不由悄悄合紧膝盖，想避开姬发的眼神。

姬发好像总是撞见他的窘迫狼藉，便是这样，他还是要对他言爱，这让殷郊觉得惭愧。

姬发将他的不安尽收眼底，忽然伸出一只手，探向殷郊的脸庞。殷郊下意识闪躲，让那手落了空，一时之间两人都愣住了。

“我……”殷郊看见姬发眼中浮现的痛色，想要解释。

但姬发不需要，他又将手往前伸了一寸，终于触到了殷郊的脸庞，轻声道：“瘦了。”殷郊的睫毛颤了颤，一种深沉的委屈涌入眼底，他握住姬发的那只手，将侧脸紧贴过去，说：“我很思念你。”

姬发的喉结滚了滚，把人拉近怀里，狠狠吻下去。松动的臼齿微微发颤，撕裂的嘴唇摩擦出新鲜的血迹，他尝到殷郊柔软的唇瓣和温顺的舌头，不由在疼痛中满足的吸气。他像是要把殷郊的气息也全部夺进肺里，长久才结束了这个吻，贴住殷郊的唇回答：“不会有我更思念你。”

他去往冀州平叛的这些时日，每隔半月，便会有信使为大王送来玄栖台的消息。起初，殷寿宣他和崇应彪一同进王帐听信使呈报，几次之后，姬发被单独召了进去。走出王帐时他才想通，那日他领兵剿灭了苏护的一支前哨，这是殷寿与他的奖励。崇应彪没过多久也从中琢磨出了规矩，于是他们都成了军中战无不胜的先锋。

殷郊接受了他的思念，雾杳氤氲的眼睛看向他，问：“你不气我吗？”

“不，我很气，”姬发的手指描摹着殷郊的脸颊，看他因为自己的回答睫毛轻颤了一下，不由勾唇，“气你不思饮食，方才抱你，添上孩子的重量也还清减了些许。”

殷郊的嘴角耷下去，对于这条罪状有些冤屈：“怀着它我吃不下东西。”

姬发嘴里轻哼一声，手摸上殷郊的肚子，勉强算他有道理，又说：“气你不顾安危，方才那种情形，我手中有剑，你忽然从身后出现，就不怕我误伤了你？”他不知道殷郊是否害怕，但他现在想起都是心惊肉跳。

“姬发，”殷郊认真地答，一双眼睛温柔真挚，“我记得的，你要我活，我答应过你，所以我还在这里。”

姬发心痛得快要裂开了，他觉得羞愧难当，无地自容，只想提剑把腌臢的世间万物全部切碎，救殷郊出去。来时，他警醒姜文焕是束缚殷郊的枷锁，没曾想过这枷锁的一部分，竟是他自己。

但他不后悔，他要殷郊活下去。

私心也好，魔怔也罢，他知道过程艰辛难耐，残忍坎坷，他已决定固执到底。

于是在最终的目标达成前，他只能对殷郊说：“对不起。”

殷郊叹了口气，伸手去触姬发的脸，看他疼得皱眉还强作镇定的模样，不由失笑：“我去找些药来。”

姬发用手臂将他紧紧圈住了，意思是不许。

殷郊十分无奈，有时他觉得姬发自惟至熟，十分可靠，有时又觉得他稚拙固执，十分缠人，只能哄劝到：“就在旁边的殿中，我不走远。”

大约是知道再纠缠下去殷郊会生气，姬发勉为其难地松了手，紧盯着殷郊走进廊侧的宫室，尽快拿了一瓶药油返回。

殷郊微笑着看向姬发，扶着腰坐回他面前，抽开封住玉瓶的红绸，将药油倒在指腹。那药油的气味居然并不刺鼻，而是一阵清甜的茉莉幽香。

殷郊在孕中常感腰酸，医官便特意调制了花香的药油舒缓，除了活络之外，还有些许静心安神的功效。但姬发闻了这香味，却觉得内心躁动起来。

殷郊手上沾了花香的药油，倾身为他擦揉脸上的淤青，目光专注，仿佛眼底只得姬发一人。他展开的衣襟落在姬发眼前，颈窝和锁骨显出绵延精琢的弧度，一道幽深的阴影隐入前襟的交界，可见细微起伏的胸膛，细密暧昧的红痕从颈侧一直交叠进领口深处。

姬发眼神晦暗地看向那些红痕，不觉气息加重，吹拂在殷郊颈上。

殷郊觉得痒，缩了颈子轻笑了一声，抬眼望见姬发的眼神，不由被这眼神中的直白弄红了脸庞。他只局促了片刻，便决定迎上姬发的目光，不知是羞怯还是期待地问：“你说气我，还有什么事么？”

姬发几乎是呻吟了一声，双手握住殷郊的肩，逼近过去，眼底隐隐有了威胁之意：“你想听什么？你真要我说？”

殷郊的嘴唇颤了颤，眼中似乎有了泪，但目光温和而坚定，答：“你说，我想听。”

“我气你，”姬发的双手剧烈地颤抖起来，似乎是从心头剜出了这句话，再刻入舌尖，“气你与其他男子欢好——郊郊，我嫉妒得快要疯了！”

殷郊覆上他颤抖的双手，目光羞怯，姿态却是无畏，喉间滚落几个字：“那……你要罚我吗？”

姬发的双手僵住，目光变得深不可测，他舔了舔自己的犬齿，似乎在细尝口腔中鲜血的滋

味，半晌才道：“你受得住我罚么？”

殷郊垂下头，几不可闻地应了一声：“嗯。”

心口有只魔物在低声咆哮，姬发并不惊慌，而是轻轻松了松束缚它的锁链。

姬发推了一把殷郊的肩，不带感情地命令：“躺下去，腿张开。”

第一句惩罚就差点让殷郊想反悔，但看着姬发伤痕累累的模样，他又努力忍耐下来，顺从地躺卧下去，用双肘支撑住身体，分开腿，将私处呈露在姬发眼前。

姬发俯下身，细细检阅起他的罪行。花穴湿润充靡，但只张开了一道小口，后庭冶艳殷红，进口还挂着一丝白浊，两处仙乡在他的注视下含羞带怯，瑟瑟发抖，一副卖乖讨好的可怜情状。

姬发捏开一瓣臀肉，便有一股阳精从穴口淌出，滴在黄梨木的地席上，分外刺眼。

姬发眯了眯眼，思考要不要在此刻返回去把崇应彪刺死，语气不善地问：“还存在里面？”

殷郊涨红了脸，膝盖摇摇晃晃地想要合上，却碍于姬发正在他的腿间而无法动作，只能说：“你帮我.....帮我弄出.....”

“自己弄出来，”姬发冷淡地打断他，伸手摸了摸他含泪的眼，“你在受罚呢，郊郊，现在还不到逞娇的时候。”

殷郊呜咽了一声，但这惩罚是他自己提出的，他找不到逃脱的方法和借口。

殷郊伸了一只手到自己身下，分开丰腴的臀肉，摸到入口，犹疑地埋进一指。被充分开拓过的甬道很容易吃进了他自己的手指，他摸到其中温湿的腻液，努力回想着姬发为他清理时动作，将浊物引出穴口。

他感受得到姬发的目光正持续凝视着他的动作，逐渐有一种在姬发面前用手指奸污自己的感觉，羞耻得浑身发颤，潦草弄过便将指抽了出来。

“还没弄干净，”姬发严厉地指出，但看见殷郊红着眼，一副“怎么也不肯再做这样的事了”表情，他又放缓些语气，拇指揉了揉女穴乖巧的肉瓣，诱哄到，“弄干净了，给你奖励。”

殷郊委屈地望着他，女穴天真无状地翕合，热情地邀请姬发的手指造访，看来确实对他口中的“奖励”十分动心。殷郊只得又将手指塞回后穴，他能感受到有些浊液泄在甬道的至深处，于是努力地往里探寻。偶然间，他的指腹触到内壁上的凸起，难耐地低吟出声，当真是一副在自渎的模样。

“别光顾着享乐，郊郊。”姬发惩戒似的捏了捏殷郊女穴上的肉瓣，让殷郊感受到可以忍耐的疼痛，催促道：“快办正事。”

殷郊努力地办起姬发口中的正事，他艰难地清出穴里的浊液，却引得花穴和后庭都释出爱液，身下潮湿一片，更算不得干净。

“姬发，”他小声的呼唤，眼泪随着下身的欲潮一起到来，哆嗦到，“我.....弄完.....弄完了.....”

“嗯。”姬发并了两指进他的后穴，检查他的努力成果。他仔细地摸过每一寸褶皱，像是把殷郊当作一部典籍，彻底地翻阅了，研读着，又展平开来，捧于掌上。

殷郊被他摸得夹紧了穴口，女穴又挨了一下不轻不重的巴掌，泪水浸湿满脸，哀求到：“可以.....可以了么？”

姬发笑了笑，看着殷郊期待的眼，终于抽出两指，恩赦到：“可以，郊郊很乖，该有奖励。”

殷郊不觉地将足尖踮起，便是已做好了承欢的准备。姬发见他渴望自己的样子，觉得满意，很快将三指并入女穴里，狠力抽插起来。

握弓持剑的手结着茧子，粗粝地摩擦过娇嫩的花径，带来灭顶的快感。殷郊哀哀呻吟，只觉得姬发的指奸将花穴惯成了贪得无厌的幼稚，只知晓张着小嘴讨要，根本不管自己是否吃得下这许多东西。但下身的饥渴却是事实，花穴逐渐不满手指的照顾，想得到记忆中更令人满足的事物。

“姬发，”殷郊央求道，“爱我。”

他总是这样要求姬发抱他，然而姬发这次只俯身吻了吻他，说：“别着急，郊郊，我们还有账没有算清楚。”姬发抽出手指，意料之中受到花穴的娇缠挽留，却也没有半分心软徇私。

他用那些沾着欲露的手指摸了摸殷郊颈上与胸前的红痕，粗鲁地扒去殷郊的衣裳。

被情欲占有过的身体呈现在姬发眼前，姬发将殷郊为他治伤的那瓶药油拿起，从殷郊的颈窝处往下尽数淋倒。茉莉香气缓缓熏熏地弥散开来，姬发的掌心推动那些晶莹的油液，将它们涂抹上殷郊的身体。



油润的镜光首先笼罩巍峨的峰峦，而后轻柔蔓延至腹部的丘岬，攀越肩臂连绵的山阜，游走上沟壑幽深的脊背，最终趟过腴美的臀岫，汇至修长的双股。

姬发眯眼欣赏起自己的作品，这具被药油浸润的身体芬芳馥郁，花与肉具显出可餐饱饮的香食之气。姬发握住那对胸乳，却几乎把持不住要脱手而去，这种无法掌控的感受令他大为光火，立刻便抓住一双臀肉，用肉茎做楔，将殷郊钉牢在他的怀抱里。

忽然的贯穿让殷郊长吟一声，戴着金环的右足踏在空心的地席上，玄鸟的啼鸣声便卷在霏霏淫雨里。

姬发不愿殷郊身上留着别人的饰物，捉了他的右足，去取那只金环。然而金环的机簧设计得十分隐蔽，扣锁之后居然浑然一体，看不出半分开口的痕迹。

姬发试了一会儿也就作罢，雨落的声音使他想起和殷郊的初遇，如此便可以暂缓追究这金环的来历。

“我初次见你，在那处山洞，”姬发贴在殷郊的耳边，舔过敏感的耳廓，低声道，“就想过像这样侵犯你。”

“你……”殷郊教他说红了脸，眼睛睁得圆了，便更显的纯净可爱，“你受了那么重的伤，怎么还想这些……”

“是啊，你真该庆幸我受了伤，”姬发大力顶弄了几下，催促花穴含紧他的巨物，笑起来，“要不然你第二日也回不去营地里。”

“我会在那一日就发现你身上的秘密，偷得你怀上孩子，把你抢回西岐，先随便父亲打断我哪条腿，然后再央他去求先王赐婚，许你做我的妻。”

殷郊被姬发的妄语逼得面红耳赤，只得抱紧他的颈项，嗫嚅道：“别说了……”

姬发却很欣赏殷郊羞赧的模样，吻过他的额头，问：“怎么样？倘若当时就知道我对你存了这样的心思，你还救我吗？”

“救的，”殷郊知道姬发的话一半是真心，一半是故意羞他的诳言，他哼了一声，显得十分自信，“你打不过我。”

姬发往他臀上打了一巴掌，挑眉看着他震惊的模样，道：“要不要比试比试？”

如何比试？殷郊此时正被姬发箍在怀里，似一块腻手的脂玉一般盘弄赏玩，姬发的那根正制在他的要害，随意抽动一下就要使他未战先怯，哪有这样不公平的比试？

殷郊气恼地要咬姬发，姬发闷笑起来，把他颠在怀里，偷出燕语莺啼，春雨霖铃。

姬发泄入他体内的时候，殷郊的男根与女穴一起到了顶峰，稀薄的阳精沾着腹上，与馥郁的油液牵连一处，恰似镜湖点雪，美轮美奂。女穴吐出阴液，吞下元阳，进出之间颤颤轻咳，媚肉在茎柱上吮起涟涟波澜。

殷郊累沉在姬发身上，他今夜历过的性事实太荒唐，此时已失了力气，从放纵的极乐中品出倦倦疲惫。

姬发也缓息了片刻，先吻了吻殷郊的脸颊，再去抚慰他圆挺的腹部。

殷郊感受到姬发的动作，恍惚地笑了笑，去握姬发的手，与他十指交缠，轻声道：“我很期望，它是我们的孩子。”

姬发吻向殷郊的唇角，毫不迟疑地说：“胡话，你诞下的，本就是我们的孩子。”

殷郊的眼睛变得亮莹莹，脸颊出现了久违的涡旋，应到：“好，它是我们的孩子。”

姬发看了他的脸，只觉得酸涩心疼，忽然道：“郊郊，我说过，我们还有账没有算清楚，现在是时候清算最后一件了。”

殷郊惊讶地看着他，无措地思考起自己还有哪桩对不起他的事，女穴已被使用得有些疼了，他不知道能不能说服姬发只用后面……

在殷郊兀自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姬发牵起他那只与自己十指紧扣的手，引到自己脸上，狠狠扇了下去。

殷郊惊呼一声，比被人强迫了还要无措，问：“姬发！你做什么？”

姬发毫不在意地转回脸，那一巴掌扇在脸颊的旧伤上，疼得他半边脸麻木，眼前映出斑驳黑点，但他十分满意这惩罚的力度，努力扯开嘴角，挤给殷郊一个微笑：“我气我自己，对不起，在无力保全你的时候擅自爱你；对不起，锁你在脏污恶浊的天地，给不了你无拘无碍的权力。”他停顿片刻，做好了接受答案的准备，问：“倘有一日，我要做你父王的敌人，你还能不能，许我爱你？”

他确实在询问，但表情却写着，即便不许，我也要爱你。

殷郊觉得自己的心口滚烫，手足却是冰凉，喉舌顷刻之间仿佛都不再属于自己，半晌之后

才哑声道：“你要与大商为敌？”

姬发轻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殷寿并不等同大商，但确实，我要创造一个新的天地，必然要推翻旧故，更迭成新。”

“你是在和我说，你要谋反吗？”殷郊感觉不可理喻，方才这人还在与自己缠绵温存，怎么忽然却来告诉他，要背叛他的父亲，推翻他的王朝。

“我在北边见到了很多东西，”姬发保持着镇定平和，娓娓向他道来，“殷寿一直试图让我相信他是明主，是英雄，是神祇；他几乎就要成功了。但是再完美的伪装也总有破绽，何况我早已见过了真正的神祇该是什么模样。”

他微笑着看向殷郊。

雪地行军艰难，若不是殷寿几次英明决策，他们可能早就身死异乡。作为一个统帅，殷寿冷静得近乎残酷，智慧得近乎妖邪。

“我知道，”殷郊的目光有些黯淡，“从小，他便这么演给我看的，我那时深信不疑。”

“冀州的夺城之战十分惨烈，苏护以火攻之计诱我们深陷沟渠，马匹恐惧烈火，我们死伤惨重。”姬发平静地叙述到，殷郊的思绪却很容易就被他牵引到了那个烈火能烧开冰雪的战场。

殷寿及时想出布帛蒙住马眼的对策，冀州城在骑兵的铁蹄下被踏破，过于酣畅的胜利让军中的每个人都沉浸在喜悦里。

第二日，殷寿为显示他对手下士卒的看重，命令坑杀参与过挖设沟渠的平民和奴隶。他认为那些沟渠夺取了殷商勇士的性命，罪首苏护已被他处死，参与建造者作为帮凶，也该付出代价。

姬发和崇应彪成为督办此事的将领。

“然而，那天被捉拿到刑场的，不是年过六旬的姬叟，就是手无寸铁的妇孺，”姬发的脸上有了痛苦的神色，“大概殷寿也没想到，冀州的青壮早就尽数投身行伍，做了战场上的亡魂，挖设沟渠这样的事只能由城内的老弱来做。”

然而王命已下，不可转圜。这些本该被称作百姓的人瑟缩在一起，跳进自己挖设的沟渠里，被填成了一座高大的土丘。

姬发记得，那一日，连崇应彪都不敢直视那冢猝然耸立的新坟。

殷寿为坑杀之地的土丘赐名为“祭英坡”，取祭奠英魂之意，然而姬发知道，那实是一座压制着千百冤魂的枉死冢。

“你知道冀州为何而反吗？在去之前，我以为也是什么新王得位不正的慷慨忠诚，但到了那里我才知晓，是因为饥饿和贫穷。”

“冻土之上长不出庄稼，苛税难捐，百姓易子而食，活在这样的日子里，他们只能想到去反——反压在头上的苍天。”

“他们不知道殷寿是谁，殷郊是谁，不关心遥遥朝歌的王座上究竟坐着谁，只是将这些人 and 事拉来做了名目，获取一点视反叛为正义的勇气——他们只是活不下去了。”

“这些事从前的商王不知道？现在的殷寿知道吗？他们什么都清楚，只是不在意，税法是商的旧制，百年以内无人撼动，”姬发的眼神锋利，锋利到殷郊觉得有些陌生，“殷寿精通纵横的权谋，却看不见众生的苦难，这样的人，不配做天下的共主。”

还有——这些话姬发没有说出口，从冀州到朝歌一路，殷寿一直试图向姬发展示他对殷郊的掌控权，并暗示姬发自己可以赐给他相同的权力。但姬发从这些事中只悟出了一个道理：殷郊是天下的太子，想要拥有他，只能成为天下的王。

从姬发讲到千人冢的部分开始，殷郊的泪就含在了眼中，他能感受姬发所感受到的一切，相信他口中描述的那个陌生人是他的父王，但是——

“祖宗基业，不敢倾覆，父母之恩，不敢亏欠。”殷郊痛苦到。

“郊郊，这世上没有万世的王朝。商灭夏以立，夏民便为商民，行走世间；我想建立的新朝终有一日也会被他人取代，然文明不灭，民之尚存，则王朝不覆，”姬发指向廊外的月亮，“你看夏时的明月，不也照拂着如今的商人？”他又说：“你的母亲也会是我的母亲；至于你的父亲，你欠他的生恩，早在你决心为他赴死的那一刻就还尽了！”

殷郊终于还是垂泪，自厌道：“我太蠢了，如果我早一日看清他，是不是便不会将世道和自己推到这样的境地？”他以为沉溺酒色的殷启为王会造成天下的不幸，没想到深藏不露的殷寿才是那只摧残人间的凶兽：“我也太软弱，从来也不曾想过忤逆……”

“你不愚蠢，只是质纯，你不软弱，只是善良。”姬发摇头，一个奋不顾身解救素昧平生的

下级士卒，一个会为飞鸟投林而落泪，一个要救侵犯自己的奸宄性命的人，怎么会是愚者和懦夫？他只是生着一颗至纯至善，至真至诚的心。

然而世道中人，讲得失，讲算计，讲弱肉强食，便容不得这样的异类。

“倘若要逼善良者狠戾，单纯者城府，宽容者计较，那么这是世道之过，非其人之过，”姬发贴上殷郊的额头，使他能望进自己的眼底，望见那些决心，望见那些深情，“我想建立一个以礼乐教化，以仁德为治的王朝。在这王朝里，世人能识真善美，能辨假丑恶，你只要是你，不必学成迁就的模样。会有人知你的善良，爱你的单纯，赞你的宽容——我把王的心交到你手里。”

殷郊的嘴唇动了动，仿佛有话要说。

然而姬发用吻封阻了他的话语。

“我不要你现在就理解，现在就回答。我只求你给我一个机会，倘若有一日，我让你亲眼看看这样的王朝，你可不可以，许你爱我？”

殷郊没办法回答，他只是阖上眼，接受了姬发的吻。

等到终于能够言语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姬发，把你的剑留给我吧。”

9.

殷郊过了两个月的清净日子。

自王师回朝，殷寿便收了鄂顺的恩典，不再许他前来谒见，南伯侯公子为此折腾出不少动静，但困于宫禁的太子根本无从得知。

姜文焕忽然显得生分了许多，医官请脉时不再窥视殷郊的肚腹，每日传膳呈物，也只到殷郊十步之外便拜见告退。

崇应彪那日伤得不轻，回去后大概需要休养些时日，他人虽未到，但隔三差五总送些东西过来。他大概是没有多少赠礼的经历，送来的东西仿佛都是选的所得赏赐中最贵重的那件，完全罔顾受礼者合不合意。不过殷郊也没有见到这些东西，姜文焕已替他在台前就尽数拦截。

姬发得了新差事，奉命督造摘星楼——传闻殷寿对苏氏女的宠爱尤甚，已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。便不为了这差事，而是为了那日所言的宏图大业，姬发也还有许多事要做。那日他赢了崇应彪，从殷寿手里得到了随意出入玄栖台的赏赐，于是每日递上书信，三日来访一次。

殷郊在玄栖台内住了近八个月，只有这两月才算是真正的“静养于室”。光阴仿佛在这座水中宫阁停滞，他被隔绝于俗世的惊涛之外，只有日渐长大的肚子提醒他尚属人间。

他近来身子愈发沉重，每日懒散嗜睡，有时甚至从一片夜色沉眠至另一片夜色，还以为不过是小憩片刻。但今夜，仿佛有什么预兆一般，他在月照宫室的时辰醒来了。

寝殿内沉寂如常，帘帷静悬，仿佛毫无异状。但殷郊静静睁眼，伸手握住了藏于枕畔的姬发的剑。

铮——

剑锋交错的嗡鸣划破长夜，来人似乎没料到会遭受反抗，一击不成，动作便有所停滞。这片刻的迟疑被殷郊把握，长剑转向来人，瞬间穿透了他的心口。

刺客殒命时大睁着双眼，似乎不敢相信自己会被一个久居宫室、身怀六甲的废人轻易取了性命。

殷郊从刺客的尸首上拔出剑，有些吃力地走下榻来。他如今的身子还是太拖累他的动作，不然根本不至于还要格挡一下，他可以在那人近身的瞬间就要了他的命。

殷郊用剑尖挑开刺客的黑衣，却在内衽上看见了熟悉的图腾——藤蔓簇拥宝象，是南都鄂氏的族徽。

殷郊皱了皱眉，意识到事情不简单，于是提了剑，警惕地走向宫室外围。他刚刚杀死的那人不过是一队刺客中的先手，见到第一个人迟迟未归，潜伏在暗处的后续向他围拢过来。剑影在黄金宫室中摇曳，轻纱裂帛，珠帘折碎，终成衰败倾颓的情状。鲜血飞溅四壁，教静候多时的猛虎吮入口中，凤凰切切凝视，一副思虑忧急的模样。

殷郊觉得痛，大约是腹中在痛。他那孩儿向来乖巧，不怎么为难母亲，但始终为稚子，受不了颠簸流离，此刻惴惴不安地转动起来，隐隐有下坠之意。

殷郊冷着脸，杀掉所有阻他前路、想取他性命的人，他知道自己坚持不了多久，但在他精疲力竭、痛入骨髓之前，他不会让幕后的操纵者如愿。

他走了很远，将近平日抚琴的长亭。已有一段时间未有敌人从暗处现身了，但他不敢有丝毫懈怠，于是当有人忽然出现在他身后的时候，首先迎上去的是他的剑。

“殿下！”来人迎着他的剑势，罔顾性命地向前，直至扶住了他的双肩。

是姜文焕。

即使见到熟悉的人，殷郊紧绷的心弦依旧未松，他避开了姜文焕的要害，却不敢收剑，而是问：“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何你才来？”

姜文焕也想质问自己为何才赶到，他看见殷郊披发持剑，白裳染血的模样，心悸得快要停止，急问：“你受伤了？”

或许是他的神情取得了殷郊的一点信任，殷郊略松了握剑的手，只说：“不是我的血。”

他本想继续追问现状，却被姜文焕抱了满怀。

姜文焕抖得比他这个刚刚历过死亡门庭的人还要厉害，半晌才说：“.....你走吧。”

殷郊没力气和他计较礼数，皱了眉问：“什么？”

姜文焕放开他，目光雪亮，似乎已下定不可动摇的决心：“你快走出这玄栖台，往北门去，西岐的车马会在那里接应你。”

殷郊完全要被他弄糊涂了，眼见他在自己面前跪下，陈述厉害：“今夜大王以近贺共主降生，商议顺位之事为由请了四伯侯入龙德殿，至今未有消息。而后我被抽调离开，玄栖台便有刺客来袭，殿下，世道之变就在今夜了，你快走吧！”

殷郊听完却意外地平静下来，看来今夜将有丧钟自宫禁鸣响，只是不知道是为他，还是为殿上的伯侯们，亦或者兼而有之。

“我不走，”殷郊淡淡地说，他知晓将会发生什么，但不能就此逃开，锁住他的从来就不是什么宫台楼阁，而是他的一颗血肉之心，“我若走了，你当如何？东鲁当如何？”

姜文焕感觉如坠冰窟，一切都和姬发所说的一样。

殷郊迁居玄栖台的那日，姜文焕莽撞上前，向殷郊示意东鲁姜氏在此，本以为可以做殷郊的靠山，没想到却成了殷郊的软肋。因此，殷郊不再拒绝宫人的规劝，乘上了那台他本不愿乘坐的肩舆。凭栏望见姜王后那日，殷郊连追逐也只到桥上便不再向前，也是知道东鲁姜氏是守桥人，便是再想，也不能跨出这道禁线。如今，殷郊若要远走逃命，护卫的姜文焕又该如何自处？

说来道去，他所顾忌的，始终只是“牵连”。

姜文焕对此事并非毫无感觉，只是他知晓的时候太晚，一切已成定数，而且，他对殷郊藏了太多的私心。殷寿将殷郊困做一只金笼中的鸟雀，许他看管照顾，却让别人抚摸爱玩，他被不甘和嫉妒烧灼着心肺，却又觉得，不能连看顾的机会也失去。

金笼并没有上锁，姜文焕随时就能将它打开，阻止他的并不是对于性命的贪恋，而是对于不见的恐惧——笼中的鸟雀飞走了，便再也不会回来。

但现在，他不能眼睁睁看着鸟雀死在金笼里，还装作他本就无能为力。

“殿下，”姜文焕膝行向殷郊，悲泣起来，“姜氏乃百年氏族，不会因一人而灭，姑母贵为王后，可以归心东鲁，殷寿何必妄动？我有兄弟尚在，东伯侯之爵不会旁落，便是父亲与我，于姜氏也非必要。”

“但是，”殷郊几乎想要叹息，“他是我的舅父，你是我的表兄.....”你们不是姜氏荣耀的必需者，却是我的亲人。

“那就请殿下救我！”姜文焕声嘶力竭到，他握住殷郊手中的剑，将剑尖抵向自己的咽喉，“殿下若再不离去，我便是不死，也要先疯了！”

殷郊往回夺剑，姜文焕却握得更紧，锋刃割开他掌心的皮肤，鲜血沿着剑身滑落。

“我曾梦见，在此处冒犯殿下，”姜文焕把自己的心剖开了，准备给殷郊看看那一团丑

恶，“我畏惧，但更期望那梦境成真，若真有那一日，我便早不是我，只是一具疯魔。所以，求殿下救一救‘姜文焕’，救一救我！”

姜文焕的血和泪沥在殷郊心里，他已经十分疲惫，却还是无法做到只麻木，不痛苦。

有人求他接受自己的心，有人求他不要抛弃自己，有人求他等那人创建一个王朝，有人求他拯救。殷郊觉得自己什么也没有，却好像又拥有很多，多到别人索求，他便有可以割舍。

姬发曾对他说，便是座上的神明，凡人所求也没有一一回应的道理，殷郊不是神明，但他的信徒向他索要的，恰都是他能给与的。

姜文焕要他相救，他不可能袖手旁观。

“好。”殷郊终于说。

“往北走，在那里你或许会遇见崇应彪，他会追击，但你不要回头。只要出了那道宫门，从此天高海阔，无拘无碍。”姜文焕最后对殷郊道。

他目送着殷郊远去，抬头正望见鸱尾上的那对青铜玄鸟雕塑，忽然便明白初次看见这座殿宇时，那莫名的古怪究竟从何而来——玄鸟不会长久地栖息于任何一处宫台，终有一日，他要展翅离开。

殷郊走出玄栖台，走过那道梁桥，在桥头看见身后漫天的大火。

大火中，一支琴曲隐隐传来。

“燕燕于飞，差池其羽。之子于归，远送于野。瞻望弗及，泣涕如雨。燕燕于飞，颉之颃之。之子于归，远于将之。瞻望弗及，伫立以泣。”

他知道，那是亲人在送他远行。

殷郊走向他的出路，再也没有回头。

10.

“元年冬，玄栖台大火，太子郊殒命。寿查以南伯侯有谋共主，夜潜宫台，罪而杀之，南都举而反。未几，东伯侯避于世，以子焕承其爵；北伯侯无疾而骤亡，庶子夺其位；西伯侯断虞、芮之讼，诸侯拥戴，西面称王。时人曰，商之乱，台倾而祸起，煌煌宫阙，付之一炬，哀哀玄鸟，可怜焦土。”

——《殷野纪·玄祸》卷末

多年以后，姜子牙与已为周天子的姬发叙话，偶然提起陈年旧事，奇到：“武王怎知姜文焕会放人，崇应彪不会追截而上？”

姬发浅笑，眉目间是洞悉乾坤的睿智，反问：“尚父以为，周以何立天下？”

姜子牙立刻懂了，抚须慨叹：“仁者无敌。”

全文完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